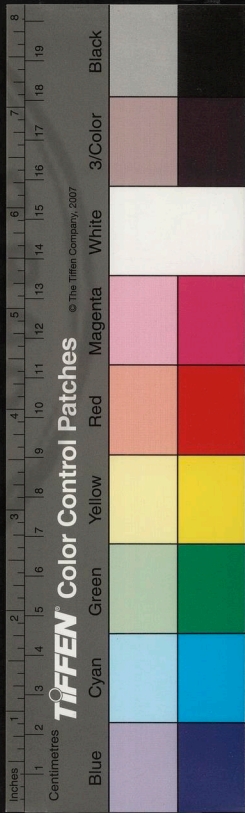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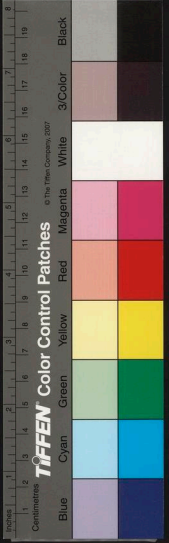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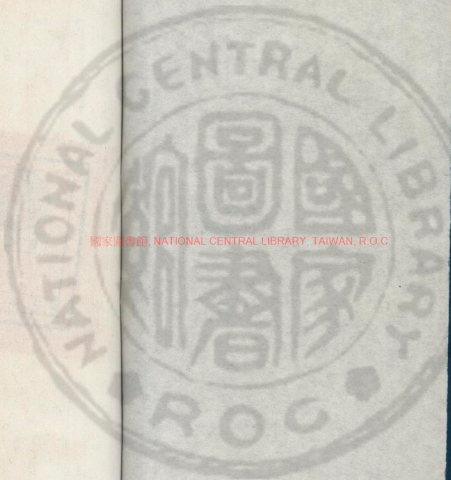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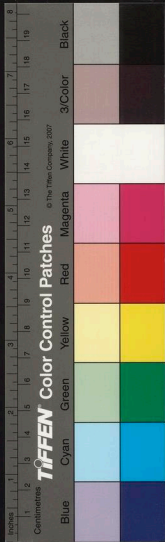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記號	2791
類號	
類別	
全書	函 5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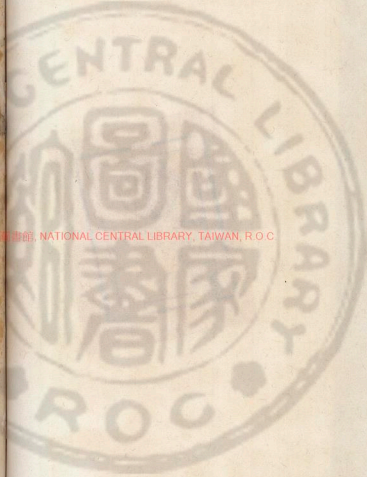
2192860 v.1





善夫莊周之論也曰春秋以道名公  
又曰春秋經世先生之志聖人議而  
不辯春秋者正名公以經王道而已  
是故桓文之霸吳楚之僭亂臣賊子  
之篡弑始末之見於紀載者雖班班  
可考然皆王灋之所禁而春秋之所

左氏始末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與其何暇過而問焉也哉雖然有天下之大勢有一國之事情勢通乎天下者既隨時以輕重而情在於各國者復相與參錯乎其間苟非迹其事而較其始末則其是非得失興壞理亂尚不能識其所由來而何以定其褒貶予奪之所在茲左氏之於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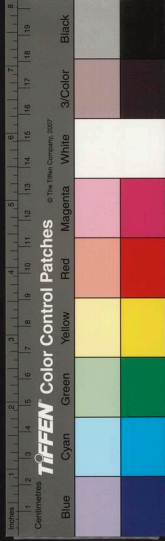
秋固不可得而廢之也族大父荆川先生之治春秋嘗謂聖人有是非無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既超然特出於簡易直截之見其於左氏則務使學者反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於行事之實且夫先經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





以善於考證也而事或錯出文或片  
見則執經以求其斷案者每病於條  
理之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亦以  
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叙  
之以為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  
事首尾血脈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  
惡惡之大灋所以榮黼袞而威斧鉞

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  
瞭然如在目中矣豈非讀春秋者之  
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內傳為主  
而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  
亦入焉君子之於經藉之遺文與其  
過而廢也寧過而立之而况茲雄之  
情英傑之策其所關於興壞理亂之



大幾非小也哉在讀之者慎取之而已先生之弟應禮甫嘗與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磨序其首  
嘉靖壬戌冬十月族孫一磨謹撰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錄

卷一

后

周褒姒

密康公

魯敬嬴

晉驪姬

宗

周王子克子頽

周襄王大叔帶





宦

曹負芻

鄭共叔段

衛急子壽朔

宋穆公

晉知瑤

晉太子仇成師

魯季孫肥

魯括

周王猛敬王子朝

左丘明

2

齊豎人貂  
齊宿沙衛

宋伊戾

宋寺人柳

晉寺人披

吳闞

邾闞

倅

晉筮史

衛慶卜

左丘明



奸

曹公孫疆

晉羊舌鮒

楚子重子反

楚費無極

楚子南

卷二

弑

魯桓弑隱公

魯共仲弑子般閔公

齊無知弑襄公

齊商人弑舍

齊崔杼弑莊公

齊陳乞弑荼

齊陳恒弑簡公

宋萬弑閔公

宋鮑弑昭公

晉趙盾弑靈公

晉欒書弑厲公

卷三





弒二

楚商臣弒成王

楚圖弒邾敖

楚比弒靈王

吳闔廬弒僚

衛州吁弒桓公

陳徵舒弒靈公

鄭歸生弒靈公

蔡般弒景公

逐

魯季氏出昭公

魯季氏出哀公

衛孫林父出獻公

衛孔悝出輒

鄭祭仲出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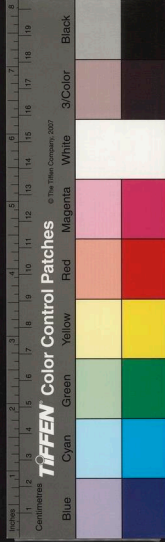
卷四

亂

周王叔陳生

魯家臣

齊樂高氏



宋魚石

宋華氏

晉欒盈

晉趙鞅荀寅范吉射

楚鬬椒

楚白公

衛齊豹

鄭臣

盜

魯盜

晉盜

鄭盜

卷五

鎮一

齊桓公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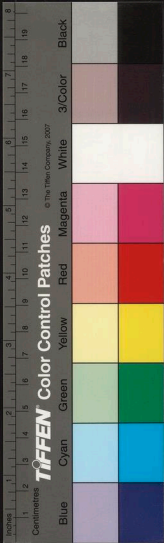
鎮二

宋襄公

晉文公

晉文外傳

秦穆公



國立中央圖書館

戎

鄭

衛

楚

晉

齊魯

戰

卷十

吳夫差

越句踐

吳闔廬

鎮五

卷九

晉平公

楚靈公

晉厲公

悼公

鎮四

卷八

晉景公

楚莊王

鎮三

卷七

右山如春自錄

五





戎狄

卷十一

名臣

晏平仲

公孫僑

鮑叔牙

闞子文

樂喜

范蠡

季扎

子臧

介子推

卷十二

禮樂

方技

國史姓者目錄

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錄終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一

門人 金九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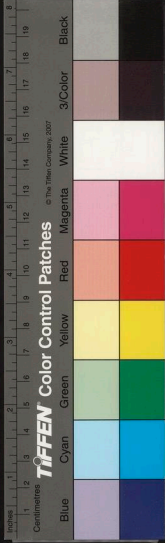
弟 唐正之 編次

後學 鄭 漱

后 唐立之 校正

周褒姒

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殽而藏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目錄終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一

門人 金九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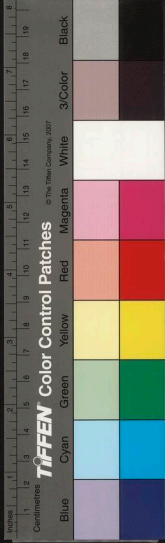
弟 唐正之 編次

後學 鄭 漱

后 唐立之 校正

周褒姒

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殽而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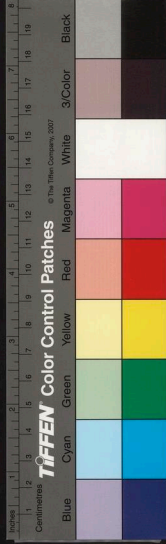
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聚在積而藏之殷  
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聚流於庭不可  
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化為玄黿以入於王府  
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  
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  
夜號也而取之以送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入於  
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為后而生伯服王欲殺  
太子以成伯服求之申申人弗畀王伐申申繒與西  
戎會以伐周

密康公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  
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  
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  
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敬嬴

文公十八年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公  
子遂宣公長而屬諸遂遂欲立之惠伯不可遂見于  
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遂殺  
太子惡及母弟視而立宣公遂以君命召惠伯其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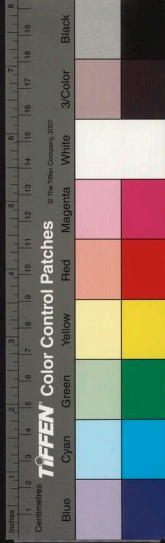


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宰曰  
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  
之中宰奉其帑以奔蔡旣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  
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遂爲不道殺適立庶市  
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晉驪姬

莊公廿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  
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  
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廿四年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  
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三年君必

不患廿五年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  
而居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廿六年士蔿爲大  
司空遂城絳以深其宮廿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  
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以驪姬歸有寵欲立以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  
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  
聽立之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昔晉以  
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且其兆



日披以銜骨非拆有似齒牙中齒牙爲猾夫口三五口紀三辰之門也是以讓口之亂不過三五既而驪宜五行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諧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公之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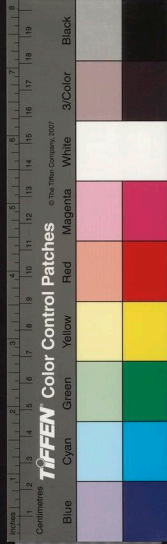
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





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于民  
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  
而行疆于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  
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  
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  
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  
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  
以衆故不敢愛親衆况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  
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執沮之殺親  
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

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  
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  
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  
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  
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  
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  
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  
可與政我以武彘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  
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  
絕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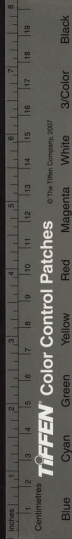
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果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夫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類又知可不其利多美君其圖之公說閔公元年晉侯作貳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美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泰伯不亦可乎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



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  
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珰狐突御戎先友爲右  
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  
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  
慝兵要遠矣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  
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  
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珰棄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闕之尨京冬殺金寒珰離胡可恃也雖  
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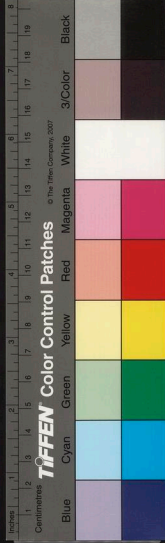
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麗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  
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珰不復雖復何爲君有  
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狙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  
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  
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  
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  
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申生曰不可  
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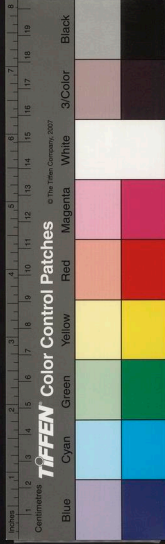
告我權又有其言焉言之太其其中必苦諧在中矣  
君故生心雖竭諧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  
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  
言益起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翟翟  
之善其志益廣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疆又失言於  
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  
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  
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  
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

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歌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  
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  
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  
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  
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  
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不鄭  
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  
齊不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不如



左傳卷一  
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益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平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庶長庶以爲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旣與中大夫成謀遂以君命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奚吾奔屈初晉侯使士蒍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戒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



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  
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  
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遂出奔翟僖公六  
年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  
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初驪姬立  
爲夫人生奚齊史蘇朝告大夫曰亂本生矣今君滅  
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  
必投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  
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君子曰知

難本矣奚齊立爲太子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用以  
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  
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  
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  
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  
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  
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克又以告  
平鄭平鄭曰子勉之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





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播之立其薄者可以得  
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  
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  
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特以驪姬之惑蠱  
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  
之殺無罪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  
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  
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于諸侯且爲援庶幾曰  
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  
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庶

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  
諾里克殺夷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荀息有焉里克既殺夷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  
秦秦人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立將殺里克以  
說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  
大夫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  
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不  
鄭聘於秦故不及後歸自秦冀芮殺之其子豹奔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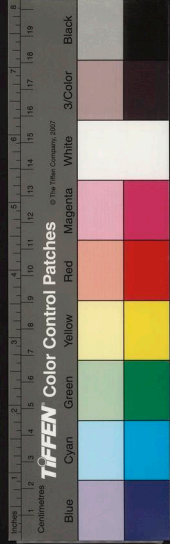


宗 周王子克子頹

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公十九年，初王妾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

國立中央圖書館

宗 周王子克子頹  
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公十九年，初王妾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



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  
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  
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  
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  
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  
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  
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胥命  
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闕門入虢叔自北門  
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  
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

于珪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  
之虢公請罷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 周襄王大叔帶

僖公八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  
喪而告難于齊齊桓公與諸侯盟于洮謀王室也襄  
王定位而後發喪王子帶召伊洛之戎伐京師秦晉  
伐戎救周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  
晉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廿二年富辰  
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吾兄  
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





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廿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師還又卽衛鄭入伐滑王使人如鄭請滑鄭伯怨惠  
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  
不聽王命而執其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  
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邽晉應韓  
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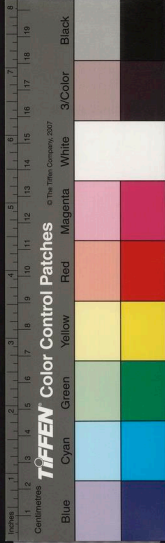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  
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囂奸之大者也棄  
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  
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  
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  
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狄皆則之四姦具矣  
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  
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



姦無乃不可乎天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怵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子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歐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子帶

以隗氏居于温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鄙父告于秦鄭伯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廿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子帶于温殺之于隰城

周王猛敬王子朝



昭公廿二年王子朝朝景王庶長子賓起賓起子朝傳有寵于

景王王與賓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

單穆公惡賓起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

以爲亂願去之賓起適邠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

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

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

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

于榮錡氏劉獻公卒無子單子立劉蚩見王猛遂攻

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

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靈王景王孫帥邠要餞之

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王猛於莊宮以歸王

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

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

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

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奔於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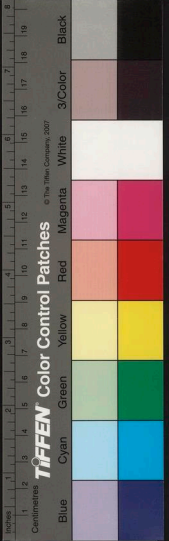
疇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稠靈景之族子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摯

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

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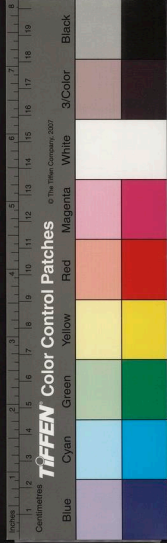
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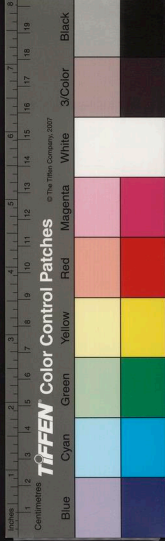
遂次於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鄴肸伐皇。大敗，獲鄴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庚申，單子劉盩以王師敗績於郊。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己丑，敬王卽位。館於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汜，於解次於任。閏月，晉人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廿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師告間。庚戌，遷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入。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人戌尹。庚寅，單子劉子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廿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廿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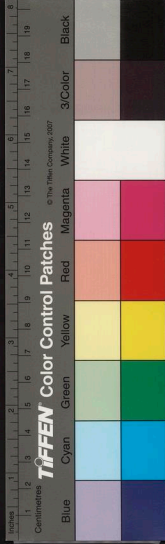
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於鄆。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洩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癸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京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葵不恤其繹，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蠶蠹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豐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廿五年夏，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廿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玉。城人焚劉。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于崔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廿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三十二年秋八月與劉文公欲城成周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

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螽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





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  
從事魏獻子曰善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  
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  
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  
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庚寅莪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  
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  
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  
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  
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  
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  
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  
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  
牟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  
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  
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  
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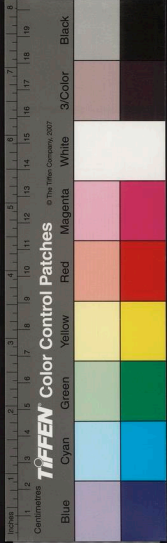


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好也。五年，吳入楚，王人殺子朝於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於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猶辟儋翩之亂也。七年，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單劉敗尹氏於窮谷。單伯逆王，晉籍秦送王，王入於王城。而後朝於莊宮。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公三年，晉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相攻。周劉氏、晉范氏世爲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

殺襄弘，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魯括

魯武公以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武公卒，戲立，是爲懿公。魯人殺



之立括宣王伐魯立孝公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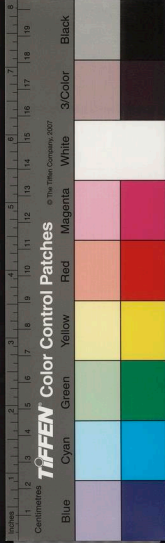
季孫肥

哀公三年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桓子之妻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肥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人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晉大子仇成師

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

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各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賈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緜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





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  
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  
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二年曲  
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  
于汾隰驂絙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冬曲沃伯誘晉  
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  
弟緡於晉莊公十六年曲沃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于  
是盡併晉地而有之

知瑤

知宣子驟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  
也很對曰宵之狼在面瑤之狼在心心狼敗國面狼  
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焉美鬢長大則  
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  
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  
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  
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爲韓魏所滅唯輔果  
在

宋穆公

隱公三年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穆



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棄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

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衛急子壽朔

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宜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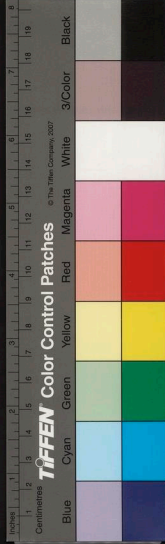


子黔牟惠公奔齊莊公五年諸侯伐衛納惠公也六年王人救衛衛侯入故公子黔牟於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鄭共叔段

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猶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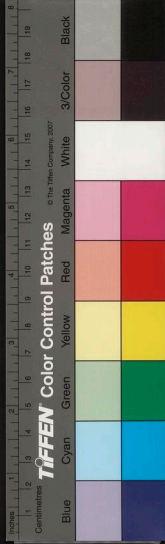


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夫命公子呂帥車二百  
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  
奔共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  
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絜我獨無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

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  
之謂乎

曹負芻

成公十三年曹宣公從晉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  
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  
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曹公子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  
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有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  
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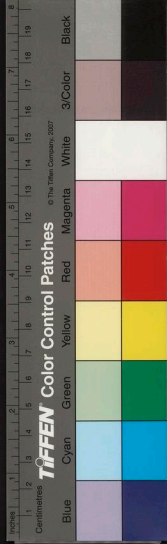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  
子臧及吾歸而君子臧及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  
卿而不出

宦

齊寺人貂

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十七年齊侯之  
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  
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  
於長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  
立無虧管仲率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  
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無虧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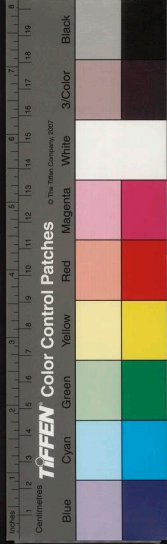


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靡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莖桓公初管仲且死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

宿沙衛

襄公二年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

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鄒叔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而死十八年晉敗齊於平陰齊師奔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隊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獲殖綽郭最十九年靈公立公子牙為太子而廢故太子光徙居東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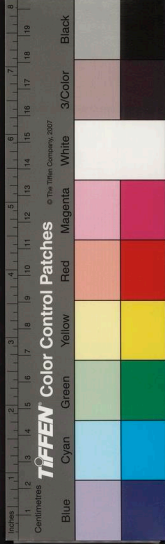


左氏女之卷一  
而立之殺公子牙莊公即位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倮會夜絕納師醢衛於軍

宋伊戾

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瘞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適來太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駟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



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  
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宋寺人柳

昭公十年宋寺人柳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  
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  
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  
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  
比從爲之微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  
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

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  
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  
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莖又有寵

晉寺人披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奔蒲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  
曰君父之命不校乃殉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  
斬其祛遂出奔翟僖公二十四年文公既入即位呂  
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  
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  
君以田涓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君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呂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二十五年晉侯降原問原守於寺人披以異趙衰

吳闞

襄公二十九年初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闞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闞以刀弑之

邾闞

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闞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闞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爐炭爛遂卒先塋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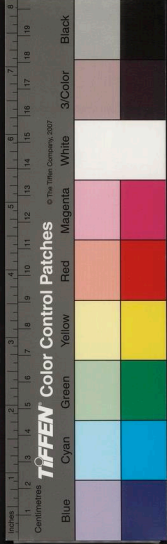
倅

晉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衛夢卜

衛侯占夢筮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曹公孫疆

哀公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  
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  
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  
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  
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  
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宋公伐  
曹將還楮師子肥敗曹人詬之不行公聞之怒命反  
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

奸

晉羊舌鮒

昭公十三年羊舌鮒叔魚攝司馬合諸侯於平丘次  
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  
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  
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  
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債無厭亦將及矣爲此  
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  
侯以邾莒之訴執季孫意如既而欲歸之孟楸曰寡  
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  
請從君惠於會韓起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  
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  
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  
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  
懼先歸孟椒待禮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  
而無成理官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起命斷舊獄  
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

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  
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  
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  
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  
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爲霍邢侯之獄善其貪也以正刑書  
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敘親益榮猶義也  
夫二十八年晉祁奚子盈盈之家臣祁勝與鄒臧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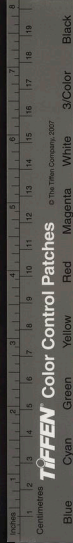




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  
辟無自立辟姑巳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  
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  
也以爲快乃殺之晉殺祁盈及叔向之子楊食我食  
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

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  
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  
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  
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惛無饜忿類無期謂之  
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  
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充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疆使取之生  
食我食我始生姑視之及堂聞聲而還曰是豺狼之  
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楚子重子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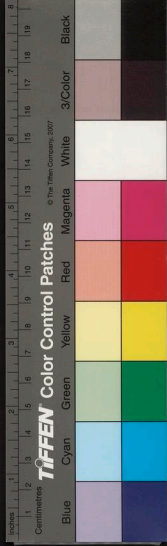
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鄭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君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入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

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巫臣對曰其信知瑩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伐魯爲楊橋之役使巫臣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畫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七年初莊王圖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陂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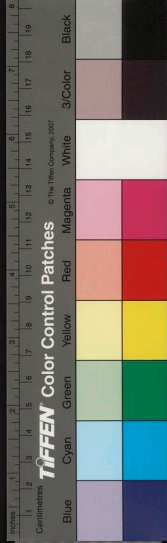


年晉敗楚於郟楚殺子反襄公三年春初子重伐吳  
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蘄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  
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  
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  
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  
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  
遂遇心疾而卒

楚費無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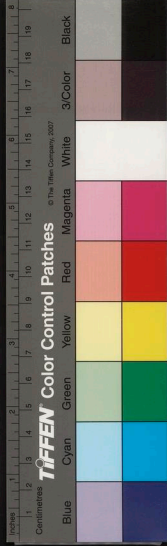
昭公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  
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

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  
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平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  
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  
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十九年楚子之在  
蔡也郟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  
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  
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  
羸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



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  
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  
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二十年二月費無  
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  
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  
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  
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  
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  
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

恐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  
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  
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  
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  
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  
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  
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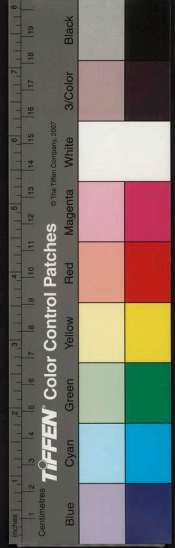


年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朱之叔父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東國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二十年楚平王卒吳乘楚喪而伐之圍潛楚師救潛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子惡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弑其君楚師聞

左比女才卷一

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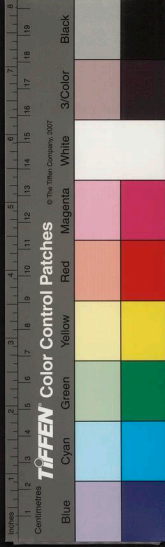
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囊瓦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左氏文才卷一  
四十一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  
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蕪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國人弗蕪令曰不蕪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  
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蕪也令尹炮之盡滅  
郤氏之族黨殺中廐尹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  
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  
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  
盡信之矣國將何如令尹病之楚郤宛之難國言未  
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成言於子常曰夫左尹  
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

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  
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  
莫不知去朝吳去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  
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  
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  
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  
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  
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  
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  
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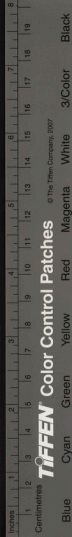


左氏如本卷一  
以說於國諺言乃止定公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  
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  
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裒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  
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  
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  
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  
之乂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

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君大川蔡侯如晉  
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晉范鞅  
求賂不得而辭蔡侯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於吳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楚師敗績楚薨瓦出奔鄭吳入郢

楚子南

襄公五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  
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  
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  
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  
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塋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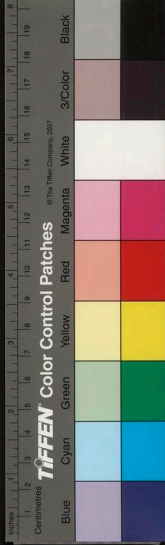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一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二

弑一

魯桓弑隱公

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釐子生隱  
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  
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  
奉之四年秋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十一年羽父請殺桓  
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  
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





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  
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  
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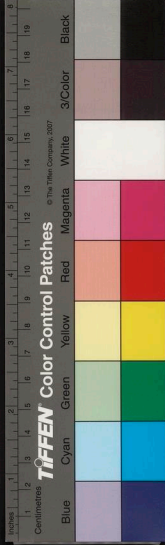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一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二

弑一

魯桓弑隱公

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釐子生隱  
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  
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  
奉之四年秋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十一年羽父請殺桓  
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  
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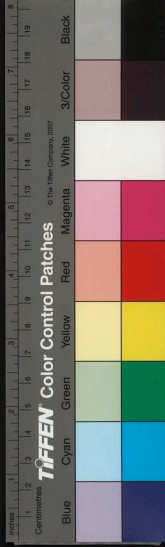


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爲氏羽父使賊殺公於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

魯共仲弑子般閔公

莊公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校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弟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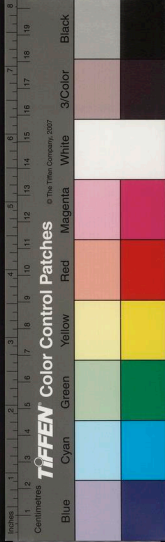
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乙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



齊無知弑襄公

桓公十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  
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  
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無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  
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  
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  
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  
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  
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  
入殺孟陽於杼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  
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來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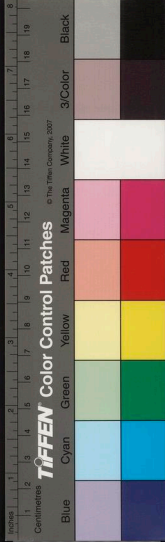
齊商人弒舍

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秋齊人定商人為懿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初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則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杵

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為惠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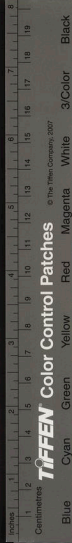
齊崔杼弒莊公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閤門巷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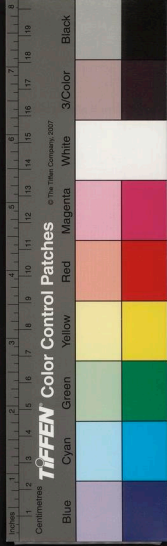
弱無咎子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  
盧高氏邑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  
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  
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  
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十月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  
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  
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國氏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  
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十  
八年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子佐  
國弱勝弟來奔王湫佐奔萊慶卦爲大夫慶佐爲司寇  
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襄十九年齊侯娶於  
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  
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子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  
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  
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  
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  
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  
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  
衛奔高堂以叛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煎  
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慶封圍高唐  
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  
綽工倭會夜絕納師醢衛於軍二十三年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  
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為右啓右翼牢成御襄罷師  
狼遽䟽為右祛右翼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斂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  
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  
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武子杼諫曰不可  
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  
之弗聽陳文子須無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  
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楨行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嬖人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駸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公黨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私人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險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於比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

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瘵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無與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





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封之子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

公孫寗怒慶封告

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

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

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

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湏

無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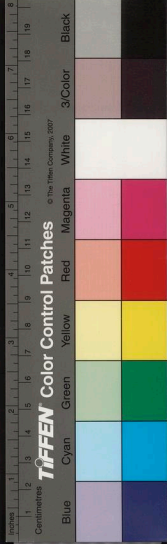
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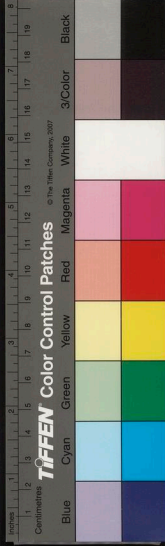
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須無使召之請曰  
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乃使歸慶嗣族封聞之曰禍將作矣謂慶封速歸禍  
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  
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  
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  
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  
於太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  
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盧蒲癸王荷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爲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扉三蒲  
盧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  
楨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轅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  
說使工爲之誦茅鷓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



夷末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邲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利用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高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嫫於北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昭公四年秋七月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伸圖朱方八月甲申





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圖殺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先是齊侯困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於北燕

齊陳乞弑荼

齊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晏子數諫公弗聽昭公二十六年公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滯大夫不收  
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  
國也已而嬰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  
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  
中行請粟於齊田儋子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  
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  
救之而輸之粟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  
子鬻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  
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  
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夏高

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家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  
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  
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  
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  
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  
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  
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



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  
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高國聞之與惠子乘  
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  
來奔嬰八月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  
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  
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子我知之先待諸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陽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  
於齊國人知之陳乞使其妾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  
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黜曰此  
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

也鮑子曰女亡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  
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  
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  
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娒殺王甲  
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  
二多難敢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  
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  
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





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塋諸安冒淳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廩之以入遂殺之

齊陳恒弑簡公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敬仲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sub>䷓</sub>之否<sub>䷋</sub>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



此其在異國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異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無宇始大於齊其後亡也陳乞之子成子恒得政哀公十四年成子復修僖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子

我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遂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逆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逆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  
四人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  
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  
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  
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陳逆抽劍曰  
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  
子我歸屬徒攻闢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  
道於會中狄路適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  
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於道及邠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

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  
讐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  
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  
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  
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田常既弑簡公懼  
諸侯共誅之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  
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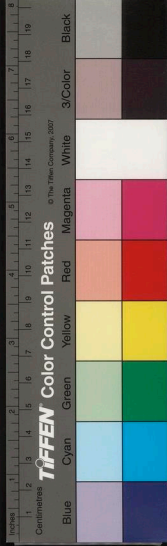
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瑯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至曾孫和遂篡齊

宋萬弑閔公

莊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讞孫生擣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

西又殺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一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御說爲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宋鮑弑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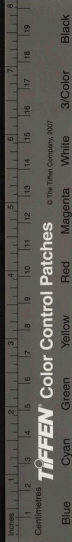
文公七年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睢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

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十六年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貽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榷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睢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



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濬本秩禮績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即射曰不如立公子欒辰嬴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公子雍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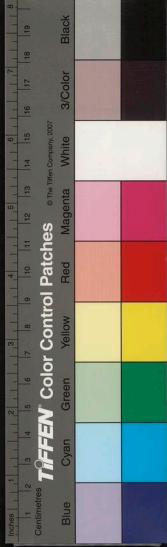
杜祁以君故讓偏結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授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愛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





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皆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遂敗秦師於令狐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真諸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攻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

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毋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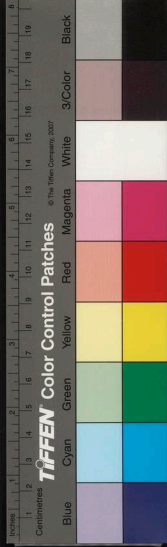


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景  
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奄園宣子未  
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  
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晉藥書絨厲公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伐秦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  
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  
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四年衛侯饗卻犖甯惠子  
殖相卻犖傲甯子曰卻氏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  
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五年晉  
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其子伯州犁奔楚韞獻子曰  
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  
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六年鄆陵之戰晉侯使卻至



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諸語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范文子燮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燮卒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其父胥克御缺廢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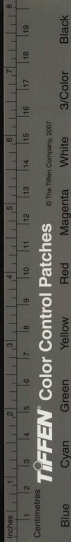
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枚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於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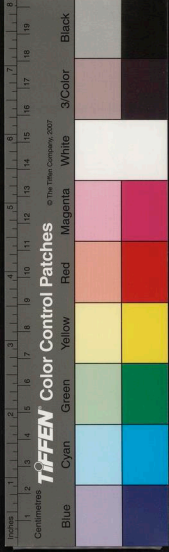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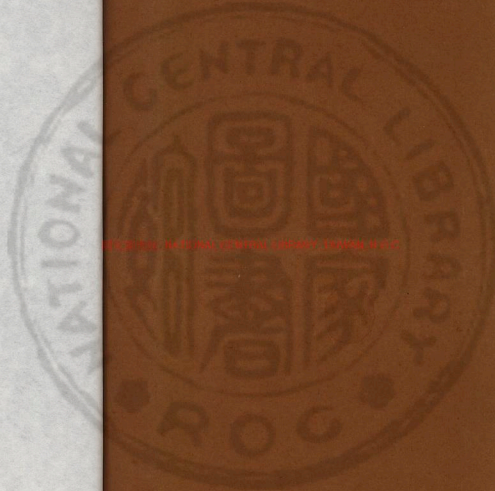


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邵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黻助之抽戈結社而僞訟者三邵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邵錡邵躡於其位邵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

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邵氏邵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晉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甸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趙姬之讒吾能遺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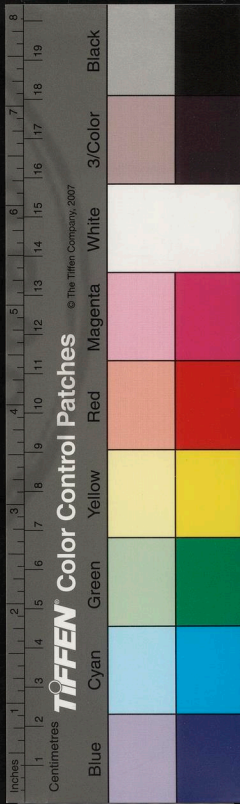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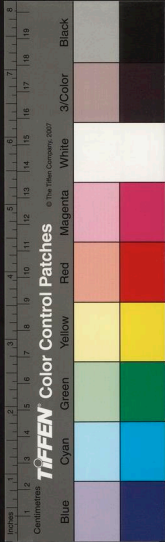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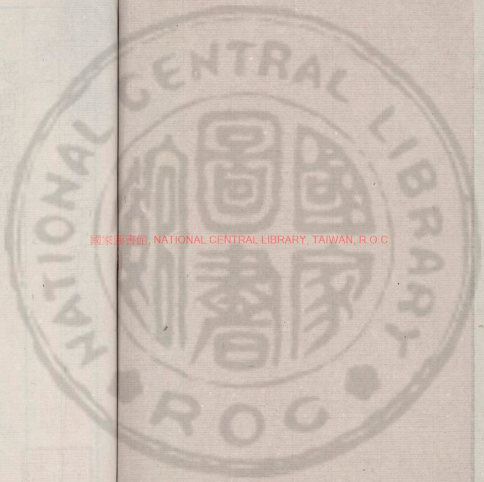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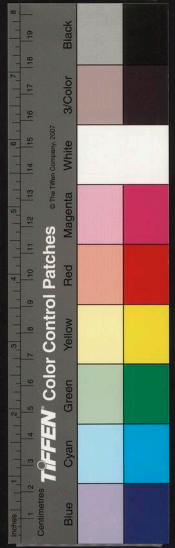


1

3293861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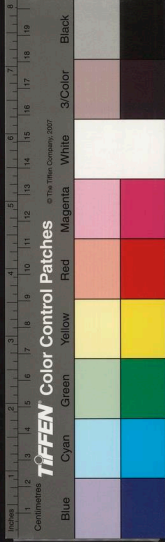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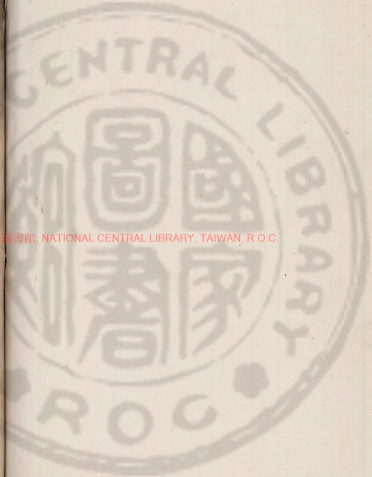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三

弑二

楚商臣弑成王

僖公三十三年楚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蠱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  
立也弗聽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  
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  
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  
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



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文公元年，夏，楚子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芋而勿敬也，從之。」江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

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十年夏，初，楚范巫鬻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汧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闞宜申及仲歸。

### 楚圍弑郟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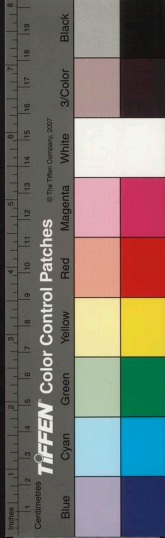
襄公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公元年楚令尹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既聘將以衆逆鄭人不許伍舉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入逆而出遂會諸侯盟於訖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及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

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冷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



謂矣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童趙孟賦小宛之二  
童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疆以克弱而安之疆  
不義也不義而疆其斃必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  
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  
可久已矣六月楚令尹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  
城犖櫟邲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  
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  
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

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夏公子圍之弟右尹公子比出奔晉宮殿尹公子黑  
肱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於邲葬王於邲謂之邲教  
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  
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  
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  
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  
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  
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



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子圍即位爲靈王

### 楚比弑靈王

昭公二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八年使公子棄疾將  
兵滅陳十一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滅蔡於是  
城陳蔡不羹即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  
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  
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  
不在處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  
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

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  
也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司馬督帥師  
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玉皮冠  
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如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  
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  
存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筭路藍縷以處草  
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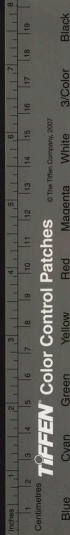
軼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穆王欲作祔招之詩，以止玉心。玉是以復沒於祔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祔招之儻儻，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玉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十三年，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面，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

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股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鄭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乃路請曰：君王命社主以爲鍼，秘敢請命。玉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解。



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常龜中犇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  
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圖蔡洎成然皆王  
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  
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觀起爲楚之死也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臣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公子比於晉公子黑肱於  
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  
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

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  
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遣之以待所濟若  
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遣上何適而可衆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  
公子比公子黑肱棄疾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  
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  
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  
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  
待於郊以定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  
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而聽  
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子革乃歸  
於楚王公夏將欲入鄢申無字堂斷王旌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奸王命王弗誅執人於章華宮惠孰大焉君不  
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闢以歸夏

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以其二女殉而塋之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  
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  
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督曰王至矣國人  
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  
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  
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塋子干於訾實訾  
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塋之以靖國人  
使成然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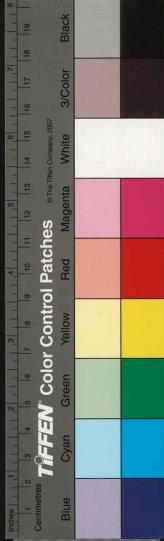


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饅櫟之田事畢弗致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饅櫟敢請命對曰  
臣未聞命旣復王問饅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  
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子告  
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  
余向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  
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  
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

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  
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  
巴姬密渢磬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  
之靈王肘加馬子于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  
拜皆獸紐鬪鬻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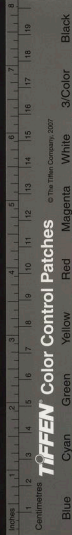
吳闔廬弒僚

成公十五年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日餘  
祭次日餘昧次日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  
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襄公十四年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勿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臧子以無失節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死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二十九年餘祭死餘昧立昭公十五年餘昧死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王僚使光伐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子爲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鱒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



野以待縛諸之事二十七年冬楚平王卒吳子欲因  
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  
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  
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左尹卻宛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  
時也弗可失也告縛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縛  
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  
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

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  
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  
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掘室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  
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  
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命而待吳  
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衛州吁弑桓公

隱公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





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嗛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吁州弑其君而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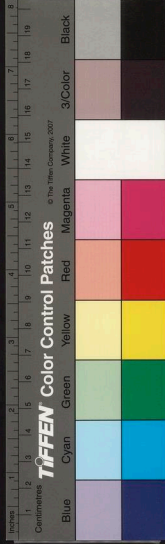
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  
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碯石碯曰王覲爲可  
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  
陳使請必不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  
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蒞  
殺州吁於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君  
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  
之謂乎

陳徵舒弑靈公

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  
袒音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  
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  
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  
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鄭歸生弑靈公

宣公四年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子宋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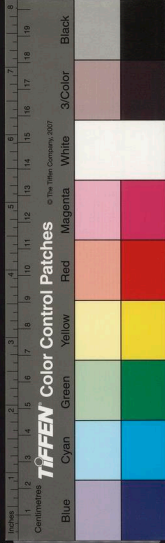


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  
大夫黿召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宋子宋往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惧而從之夏弑靈公  
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  
不武無能達也

蔡般弑景公

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而不  
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  
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

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  
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  
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  
焉太子弑景侯





逐

魯季氏出昭公

襄公三十一年太子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  
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嫡  
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  
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  
十一年九月莖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莖者歸以語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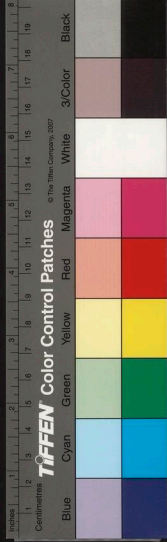
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  
親祖不歸也大蒐於比蒲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  
恤喪不忌君也君不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二十五年春季平子庶叔  
季公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曹氏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亥從謂曹氏勿與  
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  
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  
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  
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國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  
命猶可動必憂夏有鸛鶴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  
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徵褰與襦  
鸛鶴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鸛鶴  
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初公亥  
兄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  
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公鳥妻季姒  
與甕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公鳥妹秦媼  
之妻曰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平子弟

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  
親祖不歸也大蒐於比蒲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  
恤喪不忌君也君不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二十五年春季平子庶叔  
季公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曹氏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亥從謂曹氏勿與  
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  
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  
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



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平子弟公之公  
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  
公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  
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故公亥  
怨平子季郈之鷄鬪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  
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  
伯臧爲之從弟會爲諛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  
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  
平子公亥獻弓於昭公子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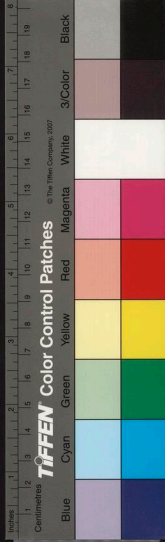
謀去季氏公爲告其弟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  
僚桓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  
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  
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  
伯羈懿伯曰諛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  
可爲也舍民教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  
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  
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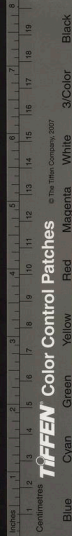
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  
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  
蘊蘊蓄民將生心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  
夷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也驪夷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  
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孫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  
公於野井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以待君命寡人  
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  
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  
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内外以公



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隔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鑿

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初臧昭伯如晉從弟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冬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卒於曲棘二十六年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季氏之臣豐以幣錦  
二兩縛一如禎適齊師謂禎子猶之人高齮能  
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  
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  
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  
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  
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  
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  
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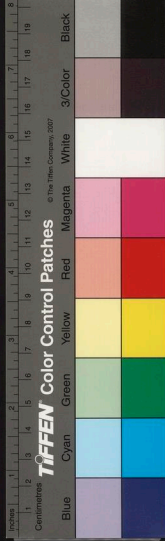
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景公從之二十七年公至  
自齊處於鄆諸侯會於扈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鞅取貨於季孫謂宋司城子梁  
衛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  
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倫而能出  
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入而說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禍  
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  
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脩有齊楚之  
援有天之質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





弗敢宜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爲公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惰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冬公如齊景公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子憇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

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執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遂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甥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於鄆景公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墜而死公將爲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帛裹之公賜其子公衍羔裘使獻龍輔衽於景公遂入羔裘景公喜與之



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借出公衍先生公爲之  
母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  
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公爲爲此  
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  
爲太子三十一年晉定公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  
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  
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  
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  
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

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  
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  
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  
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  
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  
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  
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







左氏春秋卷三  
三十一  
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昭公弟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

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季氏出哀公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哀公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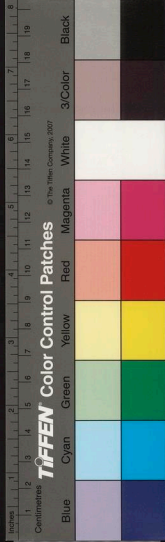


宗人甞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  
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  
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  
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  
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詬而  
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  
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  
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  
飲癡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  
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  
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  
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  
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於邾乃遂  
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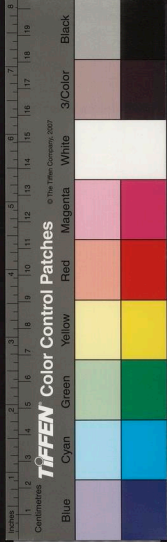
衛孫林父出獻公

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文子林父林父出奔晉十四  
年衛侯如晉厲公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



歸屬公使卻孿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  
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  
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  
立敬姬之子衎以爲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  
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  
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  
不獲鮒新之也册第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  
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  
夫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

邇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  
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  
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拆十  
四年衛獻公戒孫父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  
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  
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  
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  
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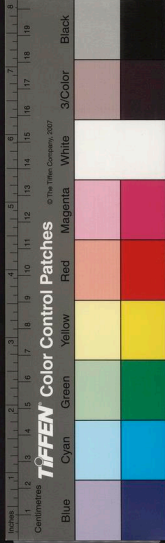






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太叔儀以守有毋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  
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  
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孤裘  
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審惠子殖相  
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入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聳  
士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  
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  
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晉悼公問衛故於中行偃對

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  
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諸侯冬會於戚謀定衛也十七年衛孫蒯田於曹  
嬖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  
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  
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爲曹故也二十年冬衛  
審惠子疾召其子審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審殖出其君君入則掩



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已不來食矣甯喜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  
入於夷儀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儀聞  
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  
不恤其後矣將可乎或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  
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  
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  
免矣九世之鄉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

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  
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  
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  
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  
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截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  
滯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  
若不已死無日矣甯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  
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甯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

嘉襄林父子

居守審喜右宰

穀伐孫氏不克孫襄傷審子出舍於郊襄死孫氏夜

哭國人召審子審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剽及太

子角書曰審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審氏也孫林父

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

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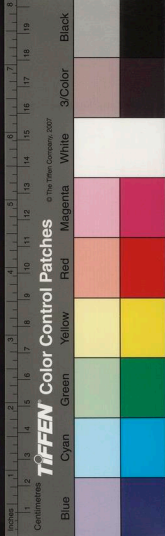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

至使讓太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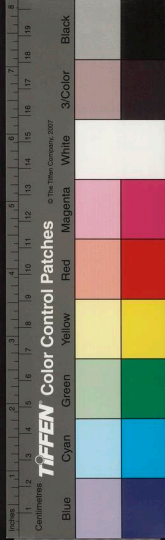
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  
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  
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夏公會晉趙武宋向  
成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  
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審喜比宮  
遺以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齊景公  
鄭簡公為衛侯故如晉平公薰享之平公賦嘉樂國  
景子相景公賦蓼蕭子展相簡公賦緇衣叔向命平  
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左氏如左卷三  
三十一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遠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武，武以告平公。平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平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冬十二月，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遂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任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不敢聞且審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爲卿

衛孔惲出輓

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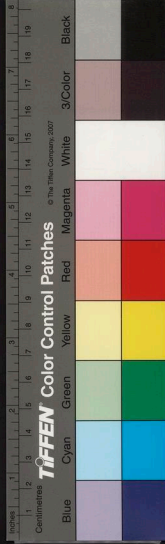
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夏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





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綽入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慳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圉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閨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築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緘從之迫孔慳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問焉曰無入爲也季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慳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慳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鷹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闚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慳立莊公莊公害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購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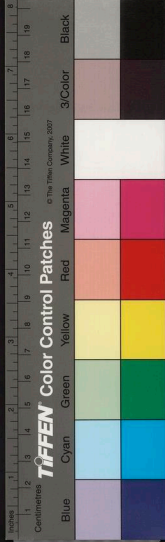
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曠成褚師  
比出奔宋衛侯使鄆肸告于周曰蒯賸得罪於君父  
君毋遽寘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  
平公對曰盱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  
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  
追六月衛侯飲孔惺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  
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  
門使貳車反柩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  
於公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柩遇

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柩於蘩中孔惺出  
奔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噐若之  
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  
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噐可得也豎告太子疾太  
子疾使五人輿穀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  
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  
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  
至袒裘不釋劔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  
諛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  
無辜公親筮之胥彌敖占之曰不害與之邑賔之而  
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  
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  
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  
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鄆入般師出初莊公登城以  
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  
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

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墜折股戎  
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  
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  
以爲呂姜鬣既入焉而示之壁曰活我吾與女壁已  
氏曰殺女壁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壁衛人復公孫  
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  
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二十五年五月庚辰  
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褚師比轍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君見之





君將散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  
公戰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  
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  
政公使侍人納公文要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戊氏  
以其帑賜彌牟瑕彌牟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  
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  
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  
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  
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  
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官謀以攻公酈子士

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  
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及當今不可  
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  
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  
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  
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  
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公文要知之見公孫彌牟  
請逐揮彌牟曰無罪要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  
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  
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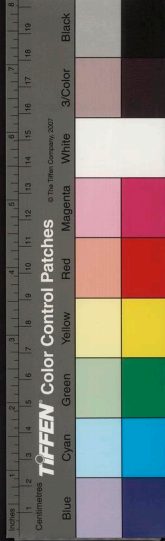
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二十六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宋樂莜納衛侯彌牟欲納之公文要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苴之上彌牟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彌牟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

曰期則爲此今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審武子孫莖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桓公十一年鄭昭公忽之敗比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突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十五年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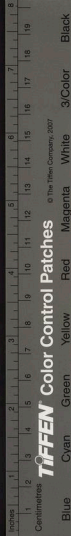
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魯宋衛陳會於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十七年初鄭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十八年齊襄公師於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本姓女不卷三  
三十九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魯莊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蔽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費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厲公自櫟入緩告於楚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十六年厲公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剛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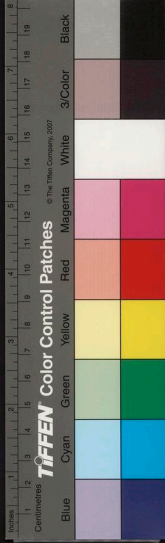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三

亂

周王叔陳生

襄公十年十一月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  
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  
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  
王叔之宰曰箒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  
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  
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箒門圭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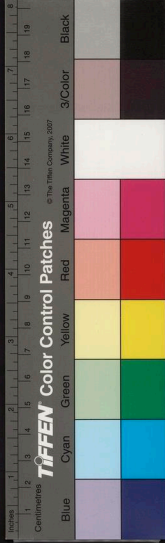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三

亂

周王叔陳生

襄公十年十一月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  
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  
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  
王叔之宰曰箒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  
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  
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箒門圭竇其





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革門圭寶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士句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魯家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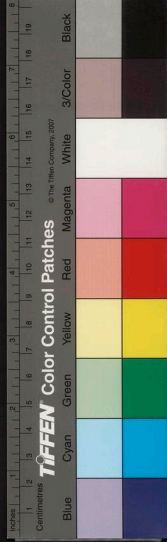
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宿無適子公彌

字公鉏

長而愛

悼子紇欲立之訪於家臣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武仲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紇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紇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爲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牲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紇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黠好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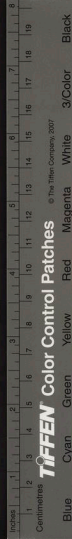
秩庶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言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夷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紇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



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  
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  
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  
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  
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  
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君其孟椒乎齊莊公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  
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

不宄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  
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  
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昭公四年初叔  
孫穆子豹避其兄僑如之難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  
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  
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慶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深目而黧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  
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僑如奔齊饋之僑如曰魯  
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





又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入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齊大夫公孫子明  
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公孫子明取之故怒其子  
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  
而有之強與孟丙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  
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  
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  
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

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

之牛謂叔孫見仲見仲見於公也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

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

召仲牛許而不召家臣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

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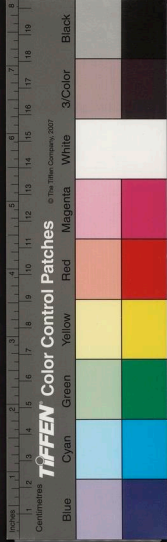
使寘饋於个東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

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媯而相之公使杜

洩莖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季氏家臣南遺使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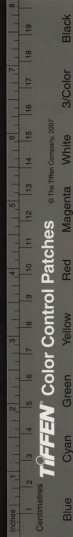
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莖且畫卿禮南遺



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莖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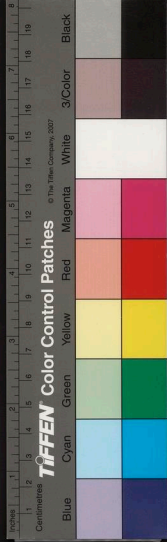
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祒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伍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不以壽終曰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弗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



南遺昭子姑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  
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  
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  
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其父莊叔得臣以周  
易筮之遇明夷  之謙  以示十楚丘曰是將  
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  
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  
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日日爲三明夷

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  
故曰明夷於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  
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  
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  
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  
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十二年季  
平子如意立而不禮於費宰南蒯南蒯謂公子愁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公  
子愁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小且告之故先是叔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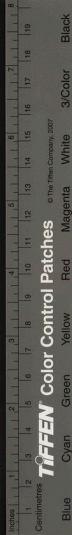
昭子媾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昭子更受三命叔仲小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懋謀季氏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免以費叛如齊懋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

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sub>☷</sub>之比<sub>☶</sub>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餘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餘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歸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



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  
吾黨之士乎辛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  
朝昭子命夷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  
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  
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  
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  
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

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  
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  
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  
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  
遂奔齊待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  
也齊大夫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  
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定公五年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禾至丙申卒於房陽虎魯  
魯皆季氏家臣將以璫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



卷之六  
季孫桓子斯行東野及費不狃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歆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誛逐公父歆奔齊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蕪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趙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曩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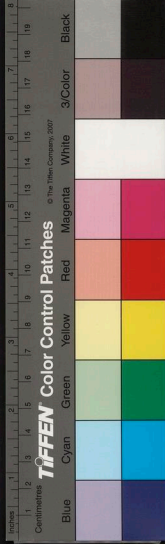
取入焉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誛於五父之衢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桓子弟季寤及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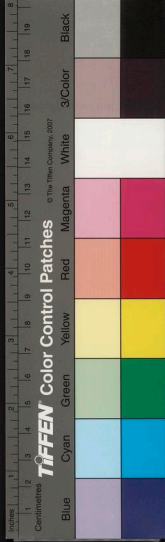
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卒公斂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  
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  
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駁將如蒲  
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  
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遠之徵死死  
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  
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  
壯者三百人以爲其子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  
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

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  
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  
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  
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處  
父在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處父欲殺桓子孟孫懼  
而歸之季寤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謹  
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  
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  
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



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  
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  
約而歸之載慈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慈靈喪車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州仇公若薤

圍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叔孫家臣公南使賊射  
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  
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圜人曰吾以劍過朝公  
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  
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圖郈弗克秋二子及齊  
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  
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  
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  
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左氏外傳卷四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  
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寬懼駟赤  
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  
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徇魯必倍與子  
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  
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  
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  
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  
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  
之日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

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日子  
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  
郈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司寇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  
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  
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  
月公圍成弗克



齊樂高氏

襄公二十九年六月齊高止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  
司馬侯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  
免高止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  
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  
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宋華定  
出奔楚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為高氏  
之難故高豎止以蘆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廬  
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  
勳良敬仲也高豎致廬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榘

昭公二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

姜有寵於晉平公平公謂之少齊七月少姜卒三年

五月晉韓宣子起如齊逆女公孫薑即子尾為少姜高氏

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

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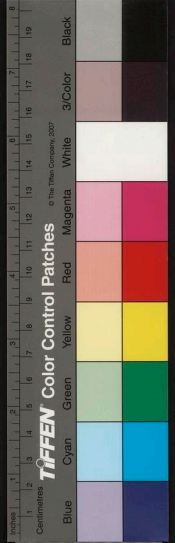
半初宣子為平公聘少姜也見子雅子雅公孫子雅寵樂氏

召子旗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

子尾子尾見疆子雅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

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齊公孫竈卒大夫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



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焉姜其危哉八年七月齊  
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其宰梁嬰而立子良之宰  
子尾子高疆也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  
將攻之陳桓子無宇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  
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  
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  
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宇請從子旗日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  
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

慈不懋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  
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年齊惠樂高氏皆者酒  
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  
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遣  
子良醉而騁遂見鮑文子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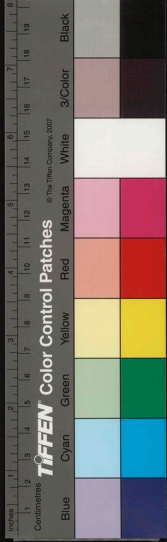


而後入公卜使大夫王黑以靈姑鉞公旗名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戰於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子旗名高疆即子良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桓子召子山八年公孫戴曾逐羣公子私具輿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成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景公母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九月叔孫昭子媾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疆見而退昭子與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於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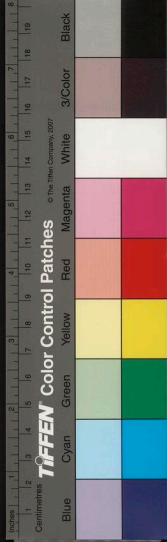
宋魚石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宋共公卒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山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山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

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戍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十八年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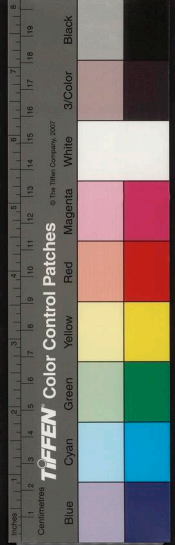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戾夷戾吳晉往來要道逞姦而擣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秋宋老佐圍彭城冬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悼公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盍獻子會於虛杙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

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圍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郟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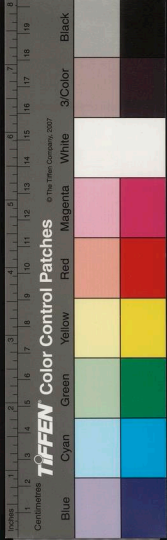
宋華氏

襄公十七年宋華閱卒其弟華臣弑其子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向成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異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癸



狗彘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叔孫昭子媾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昭子媾曰然則華向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司徒華定右師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群公子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

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闔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大司馬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







大夫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  
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師  
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  
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  
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去脩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  
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於新里翟僕新居於新里既戰說甲於

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公子城以晉  
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  
華氏戰於楮丘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鴉子祿御公  
子城蒞董爲右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  
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  
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  
狎也更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拆股扶  
伏而擊之拆軫又射之死干犢請一矢城曰余言女  
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  
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虜而呼見華貊曰吾爲欒氏矣貊曰子無我廷也  
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貊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  
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  
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  
後旣許之矣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  
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  
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  
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  
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衰以獎亂人

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  
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  
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  
貊華登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  
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欒大心爲右師欒輓  
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哀公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景公公使夫人驟請  
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公曰不  
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





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黧也今將禍  
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  
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黧兄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  
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  
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  
黧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  
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  
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  
先君對曰黧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  
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親

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黧司  
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之不與  
也祇取死焉向黧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向巢  
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黧曰不  
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  
叛之向黧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  
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  
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  
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黧出  
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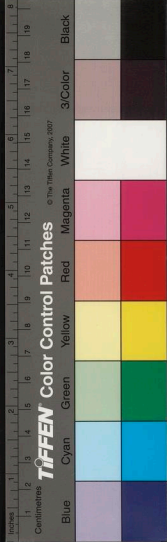


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  
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  
郭先是定公十年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  
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魍魎欲  
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  
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毋弟辰曰子分  
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  
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廷吾兄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毋弟辰  
暨仲袍石彊公子地出奔陳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

患寵回魍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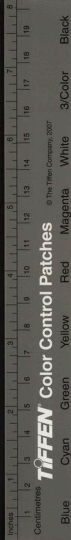
晉欒盈

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魒娶於范宣子生欒懷子盈  
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  
相能魒卒妻欒祁與其老州賔通幾亡室矣盈患之  
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  
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  
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  
言范鞅爲之微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



信之盈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樂盈出奔楚  
宣子殺其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董叔邴師及叔  
向之第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  
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  
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  
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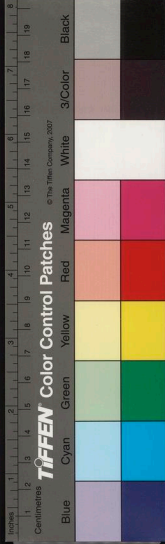
覺者也平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  
乎蘇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  
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  
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  
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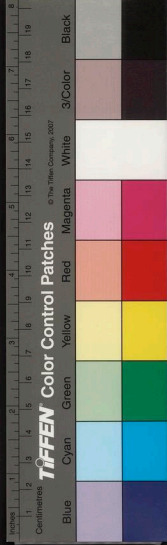
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板虎美而有勇力樂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寃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充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

侯出諸轅轅冬諸侯會於商任錮樂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鬻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二十二年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



言於齊莊公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薦敬上下同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守曲沃大夫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竊曲

沃入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舒之父魏絳於下軍舒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黼侍坐於范宣子句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黼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緡使宣子墨綰。員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匄子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駢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開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門外督戎從

之踰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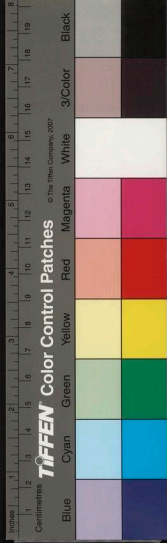
牆

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

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是年。齊侯伐晉。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

晉趙鞅荀寅范吉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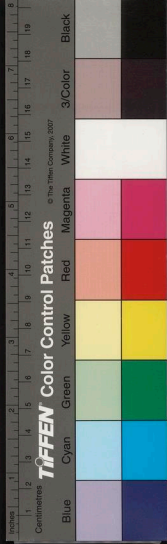
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衛頁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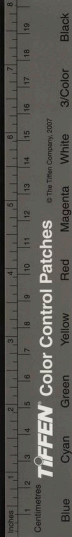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  
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賔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  
有討於午也二子唯所欲立遂殺午午子趙稷及  
午臣涉賔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  
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邯鄲將作亂董安於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趙鞅  
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於曰與其害於  
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鞅不可七月范氏中行氏

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  
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躒躒欲  
以爲卿韓簡子不信與荀寅相惡魏襄子曼多亦與  
范昭子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  
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  
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  
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  
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蓋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



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於絳盟  
於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  
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  
也討於趙氏躒使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二子既服其罪矣敢以告趙鞅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於荀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服其罪矣敢以告荀伯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

安于於廟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  
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  
歌齊侯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晉人敗范中行氏之  
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哀公元年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八月齊侯衛侯  
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  
取棘蒲趙鞅伐朝歌二年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罕  
達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  
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



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  
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  
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  
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  
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鞅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  
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將戰王良御簡子衛太子  
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王良

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

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

寇繫羽御趙羅宋身為右羅無勇糜之吏詰之御對

曰疋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

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聲公名勝亂從晉午定公名午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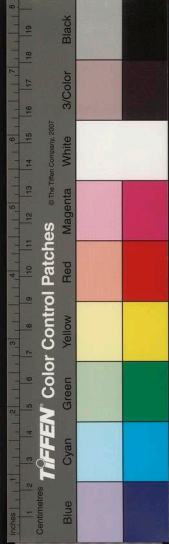
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

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

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

獲其蠡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比獲溫大夫趙羅大

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鞅喜曰可矣傳





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  
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鞅曰爲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  
鄭師取蠶旗於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鞅曰國無小旣戰  
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  
吾救上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王良曰我兩割  
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林兩割皆絕三  
年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  
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

也四年齊陳乞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  
邯鄲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遂墮臨  
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鄆逆時陰入孟壺口會鮮虞納  
荀寅於栢人五年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悼之  
四年晉荀躒子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里南以待之知伯  
入南里門於桔株之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  
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鞅入之對曰主在此知  
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  
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



而愼故韓魏反而喪之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言諸吉射使爲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  
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  
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  
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  
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六年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 楚鬬椒

宣公四年初楚子文之弟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  
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

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  
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而及今尹子文卒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爲司  
馬薦賈爲工正譖鬬般而殺之越椒爲令尹已爲司  
馬越椒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圖爲賈於轅陽而  
殺之遂處烝野將攻莊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  
受師於渾滋秋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泝越椒射王  
汰輻過車輻車及鼓附著於丁寧又射汰輻以貫笠轂蓋車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  
椒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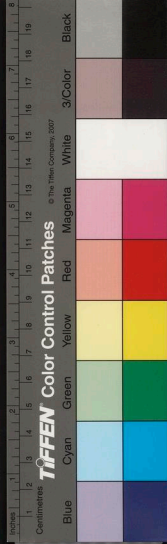


聚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  
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  
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  
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楚白公

哀公十六年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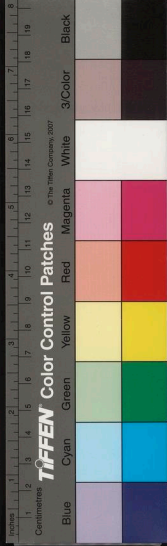
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諫於建請行而  
期焉建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諫  
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  
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  
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  
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





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誦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

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綏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賢大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公子啓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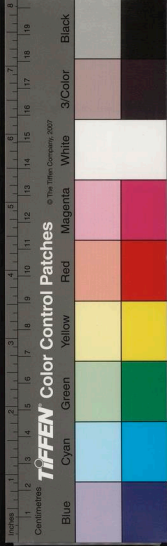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官負王  
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  
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賊盜之矢若傷君是  
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  
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  
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  
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  
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沈諸梁蕪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  
爲司馬而老於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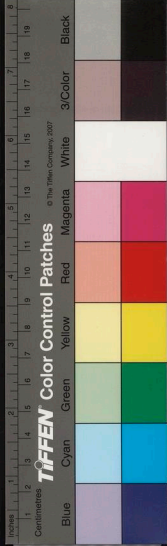
### 衛齊豹

昭公二十年衛靈公兄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  
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  
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靈公嬖母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  
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  
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  
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  
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靈  
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  
外。而伏甲焉。使祝鼂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駮乘。及閔中。齊氏用  
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  
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駮乘。使  
華寅乘貳車。及公宮。追駮雖。駮乘於公公。載寶以出。

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  
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  
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  
從公。齊侯使公孫清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  
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  
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  
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極主人辭。





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久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公子朝褚師圍出奔晉閏七月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

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食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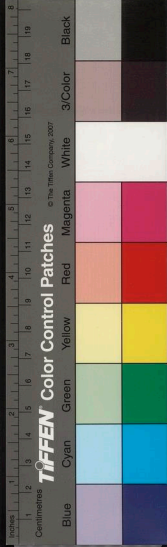
### 鄭臣

襄公七年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翹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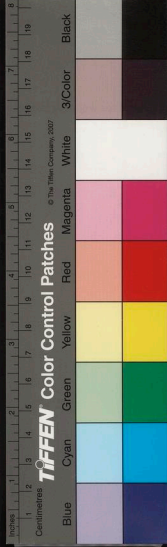
奉而立之八年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  
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  
孫惡出奔衛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  
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  
其執政之三士乎諸侯伐鄭已酉師於牛首初子駟  
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  
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  
爲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  
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

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  
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簡公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子駟之子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  
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國  
之子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  
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駟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



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  
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  
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  
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五年鄭尉氏司氏  
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子產及子耳之子伯  
有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蒍師慧春公孫  
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翻司齊與之良司  
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  
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

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  
子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  
請而歸之襄公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  
而起楚師以去之冬楚師侵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  
不克而還十九年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其族子  
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  
孔而分其室子革之父子然與子孔宋子之子也子  
良之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二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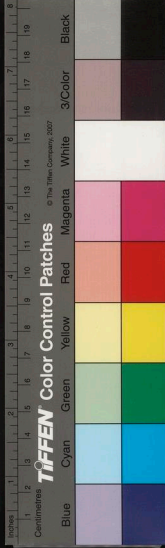
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  
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  
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  
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下  
已其夫攻子販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販子良而立  
其弟大叔游吉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  
苟請舍販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  
無昭惡也襄公十三年鄭良宵伯有太宰石彘猶在  
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  
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  
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不猶愈乎楚人歸之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  
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  
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  
伯有氏三十年春子產相鄭簡公以如晉叔向問鄭  
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坊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  
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悞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嗜酒爲密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公孫子皙即黑如楚歸而飲酒煏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始成吾所辛丑子產欽伯

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順我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印段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濱入因馬師頡介子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子子皙族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塋諸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  
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之盟用兩珪質於河  
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於子蟜公孫之卒也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揮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  
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  
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  
皆死馬師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鷄澤之會鄭樂成奔  
晉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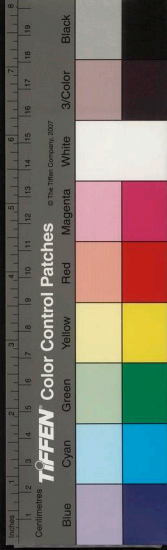
之盟故不可罕虎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鄭子皮授  
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  
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  
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即公孫賂與之邑子太叔曰  
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遠也而  
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  
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伯有旣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





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遂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二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或

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昭公元年夏鄭大夫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即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于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皙信美矣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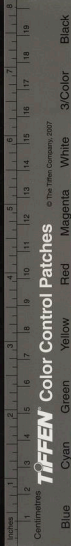
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索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勿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弗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疆與於盟，使大史萇，其名且曰「子」，子產弗討。二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



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  
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印黑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  
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  
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秋七月縊尸諸周氏之衢加  
木焉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  
爲董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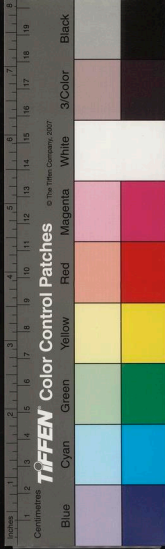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  
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  
人言吾不遷矣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  
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  
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  
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子孔之子公孫洩及伯有  
之子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  
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疆，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疆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疆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子皮，弟罕魁、罕朔奔晉。韓宣子起問其位。

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矣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十九年，鄭駟偃卒，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



假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族私於謀而立  
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  
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  
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  
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盜

魯盜

襄公二十一年春邾大夫庶其以漆闐丘來奔季武  
子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  
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  
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  
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  
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  
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次阜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盜

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獻狄俘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鄭盜

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澤盡殺之盜乃少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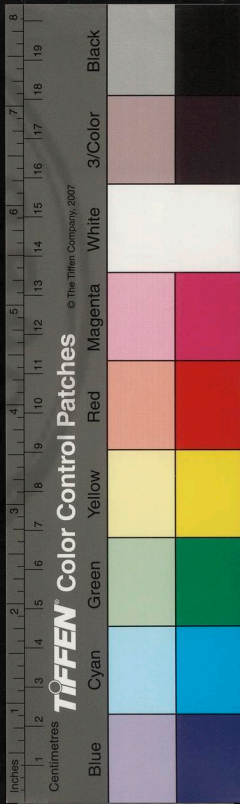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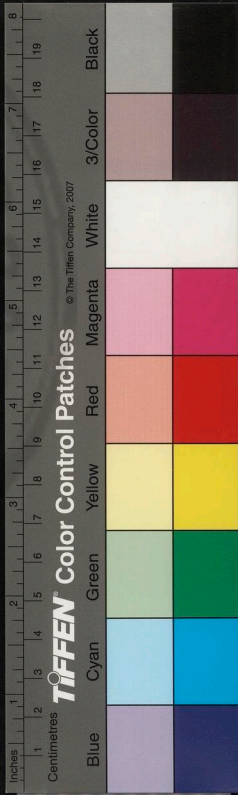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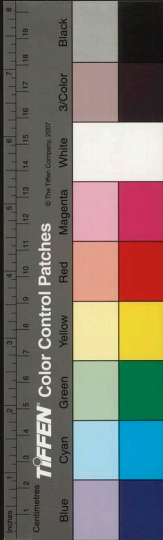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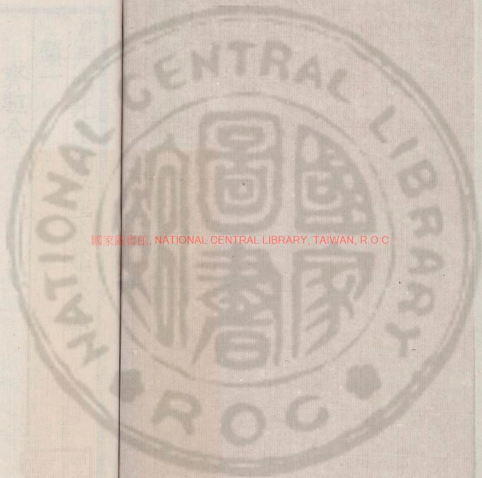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293862 v. 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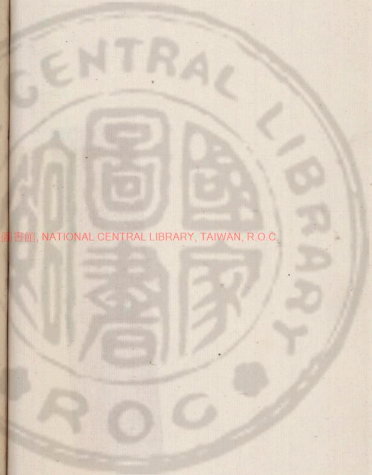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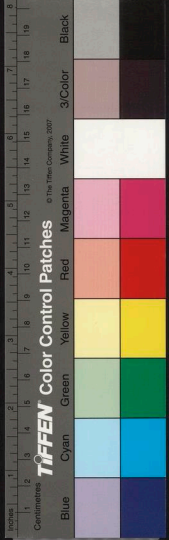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五  
鎮一

齊桓公

莊公八年。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及無知弑襄公。既而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寶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俛。使相可也。公從之。管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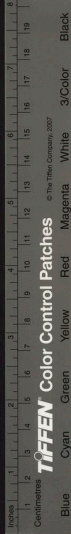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是既作內政以寓軍令十年春公敗齊師於長勺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十二年宋萬弑君十三年齊宋陳蔡邾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始及齊平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及侵魯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十四年單伯齊宋衛鄭會於鄆宋服故也齊於是始霸十五年秋諸侯爲宋伐鄭鄭人間之而侵宋十六年諸侯伐鄭宋故也冬齊宋

陳衛鄭許滑滕同盟於幽地宋鄭戍也十七年夏遂人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二十四年齊侯以女弟哀姜妻莊公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闢梧爲旆闢斑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齊侯至魯獻戎捷三十二年秋魯莊公卒弟慶父弑子般季友奔陳齊立閔公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  
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  
書齊人救邢齊仲孫湫來魯省難公及齊侯盟於落  
姑以復季友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  
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  
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  
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  
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  
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二年慶父弑閔公閔公哀姜之

婦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  
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  
殺之於夷於是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定僖公  
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  
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  
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  
繡衣曰聽於二子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  
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龍滑曰我太  
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  
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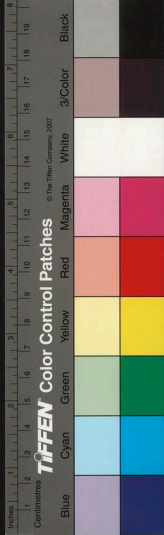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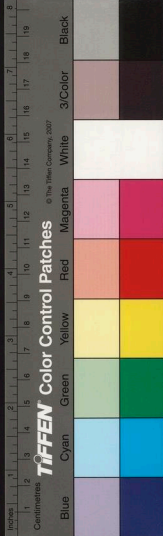
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  
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  
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  
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  
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  
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  
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  
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  
靡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齊人及  
江人黃人伐陳討不忠也五年諸侯會于首止是時  
王子帶將奪嫡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王



左傳卷五  
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楚令尹子文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茲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六年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侯將許男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於齊盟於甯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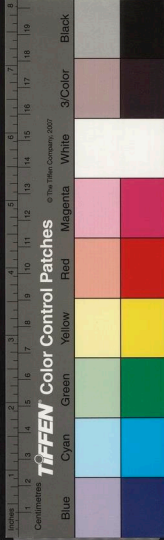
辭夫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君盟替夫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八年諸侯盟於洮謀王室也  
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九年宰周公  
齊魯宋衛鄭許曹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  
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

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墮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  
受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  
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十年晉獻公卒里克殺子卓及奚齊齊侯  
討晉亂及高梁使隰朋會秦師立惠公而還十一年  
伊雒之戎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黃人不歸楚貢  
冬楚人伐黃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



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黃十二年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十三年諸侯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戌周齊仲孫湫致之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十五年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諸侯盟於牡丘救徐也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十六年會於淮謀鄆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十七年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公與管仲屬其子孝公於宋

襄公以爲大子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五公子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桓公乃棺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秋八月葬桓公立孝公而還桓公自昔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管夷吾嘗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



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及之夫猶是也桓公請諸魯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還比至三囂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麥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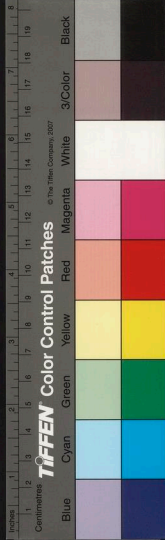
相應比綴以度搏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斑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賈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





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陽朋審戚城父賓胥無輔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王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辯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財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慕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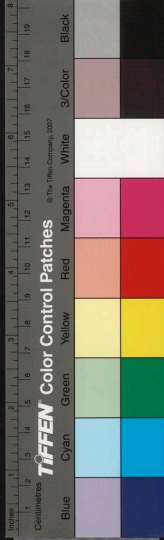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披其耜刈耨鑄以日莫從事於田野而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襖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可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

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旣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



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  
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  
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  
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  
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  
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  
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  
故二十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

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  
有高子之鼓春以饗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  
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  
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  
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晝戰目  
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  
莫能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







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致**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  
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瑾井田疇均則民不憾  
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  
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  
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  
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  
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  
牧正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滯怠  
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  
功者而謫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

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五屬大夫於是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有未善可得而誅也政旣成以守則固以征則疆桓  
公又親問焉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  
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從事於諸侯則親鄰  
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  
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覲於諸侯  
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  
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



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  
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  
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  
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  
甲一戟輕罪贖以韞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間罪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  
戟請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櫛試諸壤土甲兵  
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  
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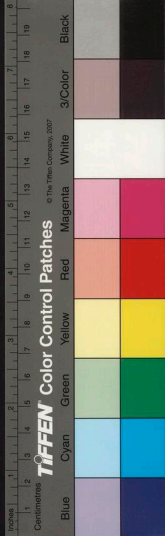
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  
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  
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  
有牢四鄰大親旣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餉陰西  
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鄗有革車八百乘擇天  
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有淫亂  
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率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  
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  
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剌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  
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





與諸侯勦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  
設泝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  
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肸于絳嶽濱諸  
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  
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鬻殺無孑服無矢隱  
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  
孔致肸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  
肸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  
公召管仲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  
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

承天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于下以為天子羞  
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  
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  
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  
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  
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  
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  
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  
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



繫而入稻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  
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  
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  
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  
不有也諸侯稍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  
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  
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而山戎聚翟接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  
諸侯也築五鹿中牟益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  
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又朝服以濟河  
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

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霸功  
立桓公見管仲能立爲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  
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  
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桓公四十一年管仲卒管  
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  
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仲爲謀善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  
南襲蔡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



左氏姓才卷五  
十七  
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霸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富侖公室有三歸塞門反玷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為侈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五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鎮二

宋襄公

僖公八年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

宋襄公兄子魚

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

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

世為左師十九年宋襄公既敗齊師遂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曹邾盟於曹南鄆子會盟於邾宋公使邾

文公執鄆子用之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





左氏姓才卷五  
十七  
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霸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富侖公室有三歸塞門反玷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為侈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五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鎮二

宋襄公

僖公八年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

宋襄公兄子魚

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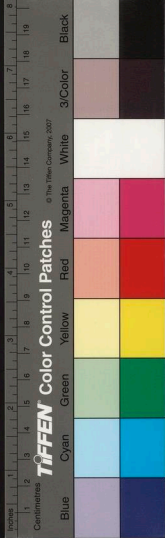
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

世為左師十九年宋襄公既敗齊師遂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曹邾盟於曹南鄆子會盟於邾宋公使邾

文公執鄆子用之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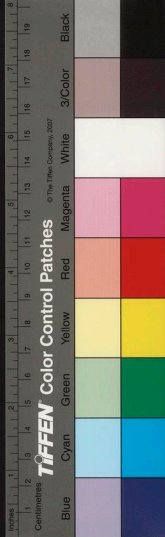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  
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  
弗重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  
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  
致志鼓儼可也二十二年夏五月宋襄公茲夫卒傷  
於泓故也

晉文公 秦穆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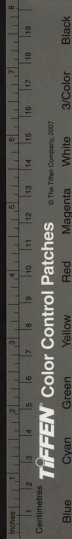
僖公九年里克既殺夷齊卓子於是里克及丕鄭使  
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  
子益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  
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  
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  
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  
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  
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伐非亂誰納我舅犯曰  
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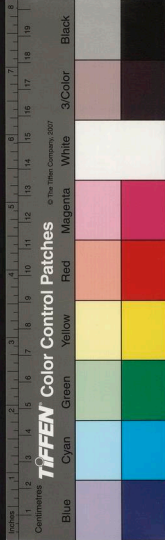
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  
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盜請  
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告於秦穆公秦穆公許諾  
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  
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  
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  
禮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  
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  
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

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  
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灌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  
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  
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  
卻稱亦使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  
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  
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  
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  
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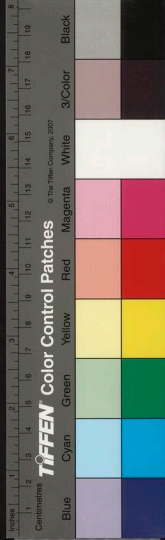
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  
始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  
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  
者曰君惠吊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  
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吊公子夷吾於梁如吊  
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  
公子勉之亡人無猶潔猶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  
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  
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

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  
夫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君苟輔  
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  
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  
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難急也及致  
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公子繫曰君  
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  
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  
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  
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



左傳卷之  
梁而還討晉亂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替不賊  
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克不忌之謂也今其言多忌  
克難狀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十年夏  
四月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  
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太  
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  
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祀余對曰臣  
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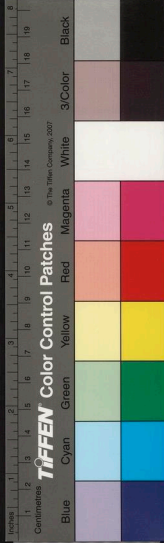
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  
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晉侯入而背內外  
之路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  
爲不從若重間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  
矣冬秦伯使冷至報間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  
耳誘我也遂殺平鄭其子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  
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  
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  
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





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  
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  
昏何以長世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  
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豹  
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  
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八月  
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  
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

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  
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  
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譬  
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十五年晉侯之  
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武獻  
之族晉  
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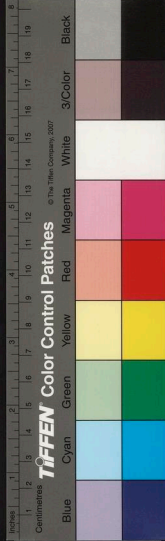
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  
蠱 ䷑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  
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  
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  
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  
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慶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  
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闔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  
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  
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  
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  
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  
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澮  
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



鄭以救公諷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  
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秦穆公  
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  
歸與復之執利公子繫曰殺之利逐之恐搆諸侯以  
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  
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  
重之子思報父之讐臣思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  
孰不患公子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  
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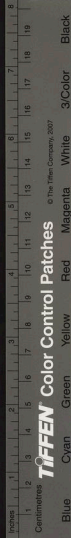
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  
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女無乃  
不可乎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  
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  
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  
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  
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  
告呂甥且召之呂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衆皆哭晉  
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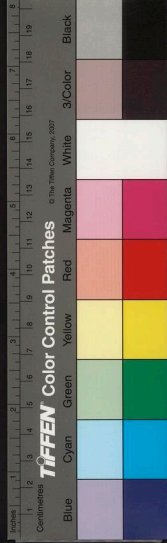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  
人十月晉呂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  
立國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  
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  
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sub>䷵</sub>之睽<sub>䷥</sub>史蘇占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  
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麗敗姬車說其輟火焚其旗  
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  
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皇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

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待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納之先是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饗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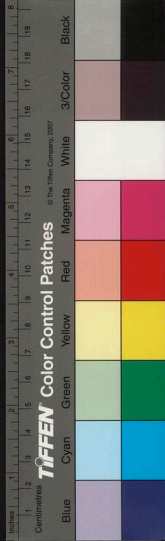
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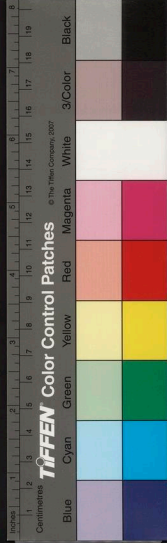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  
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  
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  
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  
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  
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  
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及晉國則何以

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  
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  
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  
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  
韃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  
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蕭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  
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  
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



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  
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  
不拜二十四年春正月晉大夫欒郤等皆不與懷公  
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及國爲內應者甚衆秦  
伯發兵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投公子曰臣負羈縲從  
君廵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  
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  
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二月甲午晉師  
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於郇辛丑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丙午  
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重耳出亡凡十九年而得  
入時年六十二矣戊申使殺懷公於高粱呂卻畏偃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公宮火呂甥卻芮不  
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  
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  
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  
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  
及宜乎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縲之



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嫡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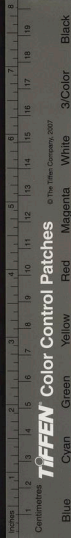
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晉侯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孤寡藥郤栢先羊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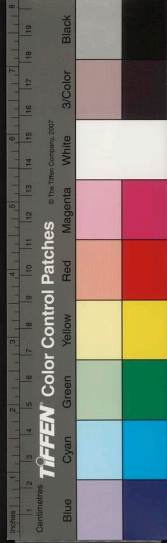
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  
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阜繇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二十五牟  
襄王避子帶之難出居於鄭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  
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若勤王諸侯信之且大  
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  
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  
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戰克  
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

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  
辭秦師而下三月次於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  
四月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温殺之於臨城戊午晉  
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  
之田晉於是始落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  
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乎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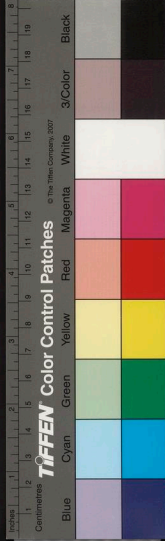
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於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温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披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秋秦晉伐郟楚闞克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闞克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闞克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頃子於頃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叔戌之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告急於晉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



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公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克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克也而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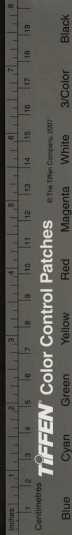
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夔僖負羈氏魏  
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  
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  
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  
爲戎右宋使人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  
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  
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  
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越椒請戰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  
禮戎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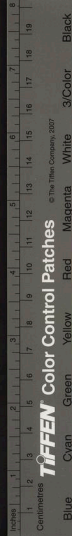
左傳卷之六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  
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  
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  
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  
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肯惠食言以亢  
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

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  
憇次於城濮楚師皆歛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  
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  
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  
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  
矣子玉使人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  
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  
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



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韃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  
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  
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夫子西將左  
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  
師馳之先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晉師三日館穀及蔡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

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  
敗而懼使人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  
徒兵千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策命晉侯  
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從命受策  
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子玉  
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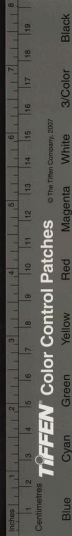
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  
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  
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城濮之戰晉中  
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  
於諸侯使茅萋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  
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  
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或訐元咥於衛侯曰立  
叔武矣其子維頌公公使殺之咥不廢命奉叔武以

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寗濮曰天禍  
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  
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往旣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  
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  
之乘而入公子歛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  
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  
哭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咥出奔晉衛侯與元咥



左丘明傳  
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鑊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冬會於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於王，所丁丑，諸侯圍許，許不服，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犇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畷冶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瑕，公入祀先君。

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畷冶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瑕，公入祀先君。



周冶既服將命周歇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屢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  
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  
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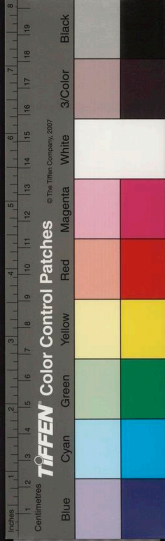
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  
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  
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  
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  
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  
待命於東鄭人逆以爲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  
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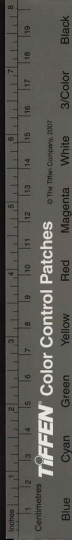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冬狄圍衛於帝丘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晉侯學讀書於胥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晉侯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讜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眚不可使視瞽。

瘖不可使言聾潰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濬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傳不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太姒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夭而謀於南宮。諷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



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  
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縛  
擊鐘遽蔭蒙戴殊儒扶盧爲戩秘朦膠修聲聾司  
火僮昏嚚瘖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奮土夫教者  
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冬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  
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  
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  
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

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  
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  
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  
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  
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  
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  
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絃



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  
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  
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  
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  
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  
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  
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  
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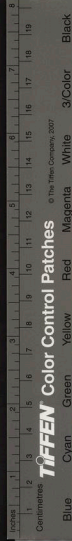
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  
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  
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  
右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  
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  
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  
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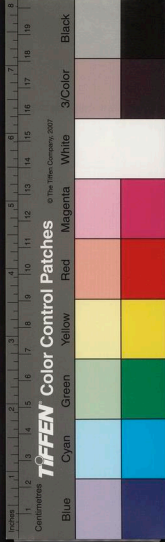
咄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肯掩大德是時穆公釋楚囚鬪克使求成於楚文公元年楚成王弒子穆王商臣立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彼使爲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孤鞠居爲右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禦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躡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狐鞠居狼躡怒其友曰盍死之躡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躡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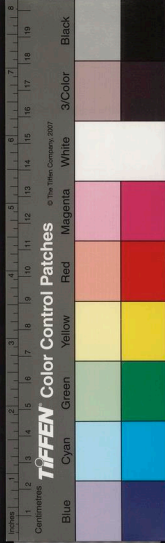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江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川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入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蘋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于子桑有焉秋楚師圍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四年秋楚滅江晉侯伐秦圍新城以報王官之役五年楚人滅六六年秦穆公卒秋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



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之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在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葦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寘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後綏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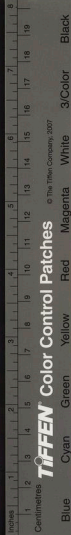
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天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茷徵十二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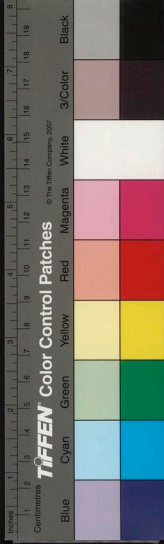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

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勢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曩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愬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



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奪**且由舊勳卻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士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會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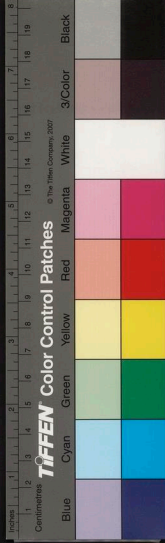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晉文外傳

與前記事同而文有詳畧並存  
之以見內外傳手筆大槩云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  
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釋利可  
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箸滯淫誰能興之盍  
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  
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  
襄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  
入服不爲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爲然  
跌季一節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與之公子怒將  
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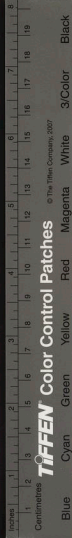
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  
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  
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  
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  
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  
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  
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  
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也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  
子必從之內傳只二句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  
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  
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氏曰不然周詩曰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  
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  
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晉敬  
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



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  
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  
仲之所以紀縉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  
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  
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  
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虜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  
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  
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警史之記曰唐叔  
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  
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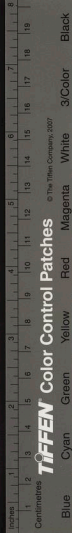
行醒以戈逐子犯曰昔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  
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桑嘉是以甘食偃之肉  
腥臊將焉用之內傳止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  
焉寧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  
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  
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  
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  
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  
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武族唯晉寔昌晉胤公子寔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  
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  
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  
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辭脅欲觀其  
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  
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  
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  
貳焉僖負羈餽餼寔璧焉公子受餼反璧負羈言於曹  
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  
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

內傳不載

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親愛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祗  
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  
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  
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  
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  
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  
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  
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  
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  
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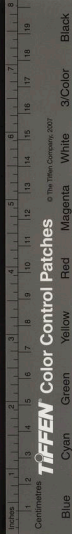
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宅。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真；賈宅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

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偃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備才，離遠而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同出與內傅有異同，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勳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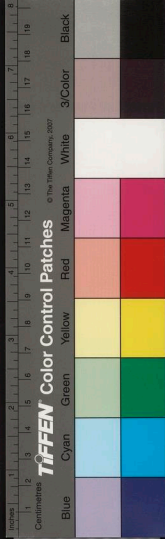
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  
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  
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廩稷不爲稷不  
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  
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  
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  
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  
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  
報王曰雖然不殺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

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右屬櫜韃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  
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  
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胙楚誰能懼之  
楚不可胙冀州之主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  
文約而不譎三材傳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  
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  
不遂其媾鄙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鄙非義  
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  
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



屈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因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過此爲才子圍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難其惡各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祈已滕歲任荀偃結偃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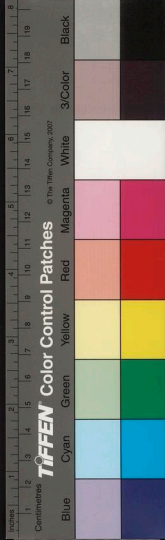
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蟾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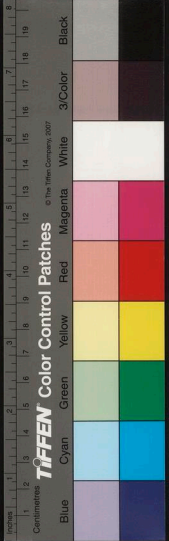
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如何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從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爲禮而不終耻也中不勝貌耻也華而不實耻也不度而施耻也施而不濟耻也耻門不閉不

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邛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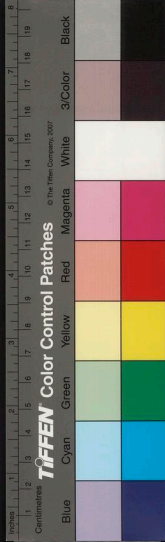
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內侮不戒真屯悔豫皆入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

其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壁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



齊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君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茲必有晉國臣筮之得秦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曰衰絛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與丙帥師甲午軍於盧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次於郇辛丑狐偃

及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絳即位於武宮戊申刺懷公於高梁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嬖姬之讒爾射予於屏內困予於蒲城斬予衣袪又爲惠公從予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於伯楚勃鞞字屢困何奮怒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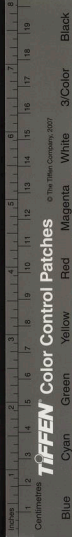
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令君即位其  
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管仲賊桓公  
而卒以爲侯伯軋時之從申孫<sub>矢</sub>之矢集於桓鈞  
近於祛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  
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而  
棄民主余曷戾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  
乎於是呂甥與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  
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  
遽見之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  
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驪自下脫會秦伯於王

左氏文選卷六

城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  
上秦伯誘而殺之文公之出也豎頭湏守藏者也不  
從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  
覆則面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紼之僕居者爲  
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  
者以告公遽見之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  
秦伯納衛三千人寔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  
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  
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舉善<sub>授</sub>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

左氏文選卷六

卷六



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  
藥卻相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  
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  
食力工商食官阜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  
不匱冬裘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使來告難亦  
使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  
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  
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城上假幸繼文之業定武之功  
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於草  
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

次於陽樊右師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隍城左師迎王  
於鄭王入於成周遂定之於郊王饗醴命公胙侑公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  
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鈕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圖之  
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  
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  
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  
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  
放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  
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䟽軍



本氏文卷六  
而去之謀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  
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乃  
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  
犯曰民未知義蓋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  
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蓋伐原以示之信乃伐  
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蓋大蒐備師尚禮以示  
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為大政  
卻縠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北出穀戍釋宋圍敗  
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  
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由傳不載信於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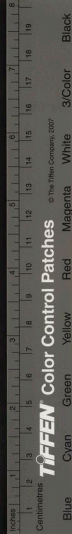
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  
不踰信於各別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  
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戒出  
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  
博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  
能敦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  
爲卿辭曰樂枝真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  
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遂取五鹿  
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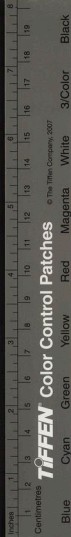
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童  
大矣不可以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  
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  
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  
吾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  
君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  
使先且君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  
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  
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胥將新下軍先都佐  
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帥齊秦伐曹衛以救

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  
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  
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  
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  
亦釋宋之圍舅犯愠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  
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  
宋也宋衆無乃強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



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於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人以名實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

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可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詞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士。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執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勿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曰。季使舍於箕野。箕缺。擗其妻。鮒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箕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其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  
也極鯨其舉也與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  
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  
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  
之使爲下軍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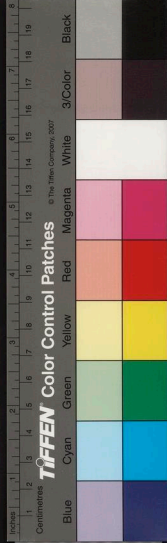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六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七

鎮三

楚莊王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靈公少不在諸侯北  
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鄭及楚  
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  
及楚師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  
衺陳懼乃及楚平十年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  
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  
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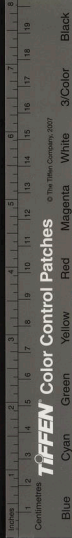
孟諸十四年楚穆王卒莊王立公會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  
服也十六年楚子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  
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楚子左抱鄭姬  
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  
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楚子曰三年不蜚蜚  
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  
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  
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  
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是歲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  
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  
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  
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  
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  
食次於句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  
子楊窻窻戰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  
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  
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楚武王父所以



乃還冬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後於是晉侯侈宣子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二年春二月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秦師伐晉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後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秋九月晉靈公弑成公立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遂次於雒觀兵於周遷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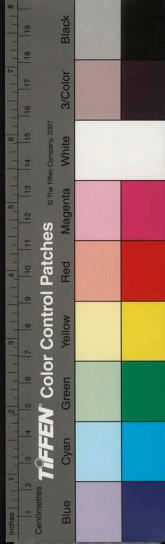
服陘濕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儵魚王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旬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宋人弑昭公晉荀林父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宣公元年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栗林以伐鄭也楚薦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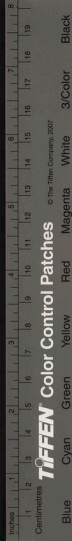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  
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禹遷於商載祀六  
百商紂暴虐禹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鄆十  
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禹之  
輕重未可問也楚子乃去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四  
年楚殺閻椒五年楚子伐鄭鄭未服也陳及楚平晉荀  
林父救鄭伐陳七年鄭及晉平冬盟於黑壤八年楚伐  
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陳及晉平楚  
師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侯與諸侯會於扈討不睦也

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  
乃還晉景公立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  
於柳林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  
日矣十年陳夏徵舒弑君靈公比寧儀行父奔楚楚子  
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成鄭十一  
年春楚子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  
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子與諸  
侯盟於辰陵陳鄭服也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祖夏各遂入陳殺夏徵  
舒輟諸栗門因縣陳陳靈公子在晉申叔時使於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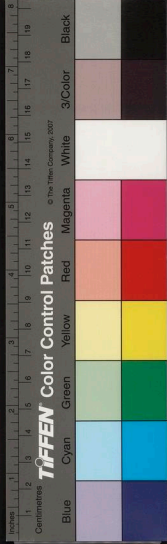
左列文卷一  
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  
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  
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  
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  
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  
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鄭旣受盟於辰陵又徵事於晉十二年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十行成不吉卜臨於大  
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阨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遠路鄭  
伯肉袒牽羊以逆曰狝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  
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  
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  
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  
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彘將下軍  
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  
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譴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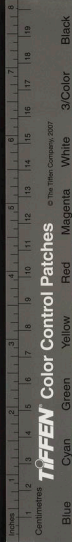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薦赦爲宰擇楚國之令典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  
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  
親外姓選於薺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  
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 ䷆ 之 ䷆ 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珣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水變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謂林父曰穀以徧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

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楚將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驛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



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  
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鄙之間二山在滎陽縣鄭皇戍使如晉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夫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  
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書曰楚自克  
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而申敵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  
以若教蚡冒筆路籃縷楚先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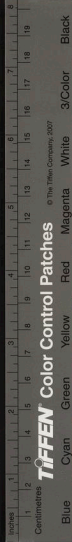
爲此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  
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潘旆楚之崇  
也潘旆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  
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先穀荀首曰  
括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



無淹久士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為詔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  
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  
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蔽矧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  
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中晉鮑葵

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  
至敢膳諸從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  
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  
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  
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穀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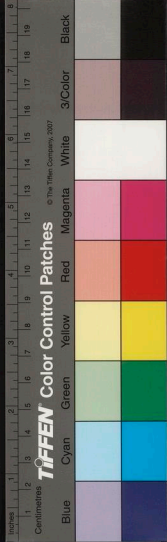
多備何爲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  
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丹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  
旣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師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  
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



郤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  
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  
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  
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恚教之脫肩車上少進馬還又恚之援旆投衡  
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  
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及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後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海綫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荀營首之荀首

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  
納諸魏錡之房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童澤之  
蒲可勝既乎荀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  
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輜至於邲遂次於  
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  
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  
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



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  
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  
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  
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  
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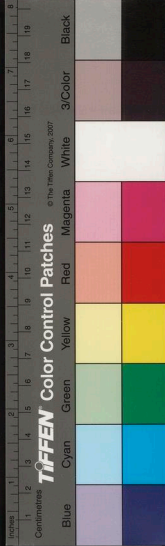
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  
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  
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  
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  
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  
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  
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  
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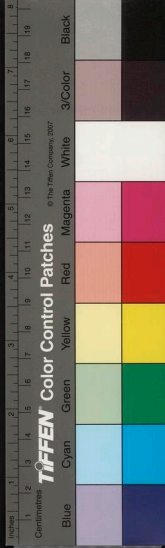
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胥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十三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十四年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荀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

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由孟諸宋公違命申舟扶其僕以狗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申舟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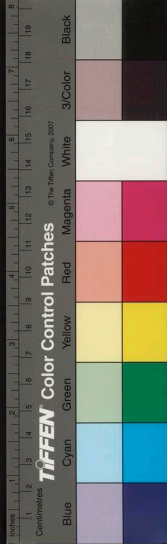
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  
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  
會楚子於宋宋使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  
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云高下在心川澤納  
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  
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及其言不許三而  
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  
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  
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  
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申舟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  
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十八年楚莊王卒子共王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荀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荀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纍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

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求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晉景公

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十八年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公元年齊將出楚師以伐我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頃公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門焉龍人囚之頃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

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於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貢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豈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噐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噐噐，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克、景公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

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頃公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頃公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綏為右。頃公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  
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  
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解張曰師之  
耳自在吾旗旗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弁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  
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愛其父  
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傾公邴夏曰射  
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  
左馘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

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  
於輶車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爾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鄭周父御左車寃棧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  
父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  
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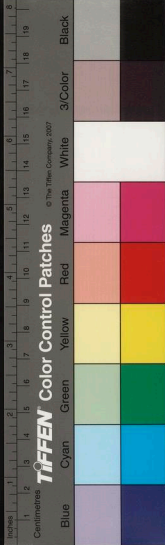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  
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  
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  
幸亦云從也况其不辛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  
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  
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  
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臣  
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君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  
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

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  
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  
之服晉師歸士燮後入士會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  
受名也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卻克見公曰子之  
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焉士燮見勞之如卻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  
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初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  
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



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  
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執群臣不如  
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  
王猶用衆況吾齊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  
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速繆救  
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  
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  
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又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  
絰皆百人成公子衛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  
蜀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  
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  
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  
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  
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景公使鞏朔  
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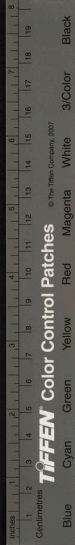




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厲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藉三年齊頃公朝於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景公享頃公頃公視鞏厥

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脛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之晉遂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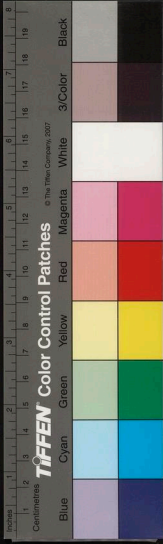
新田







PROOCTIVU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IBRARI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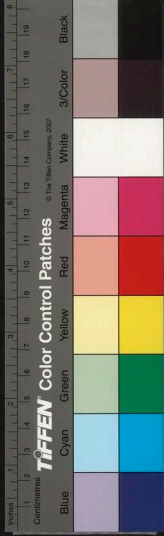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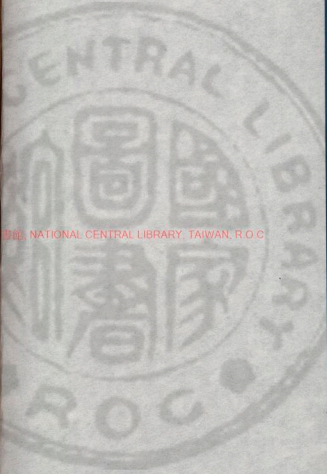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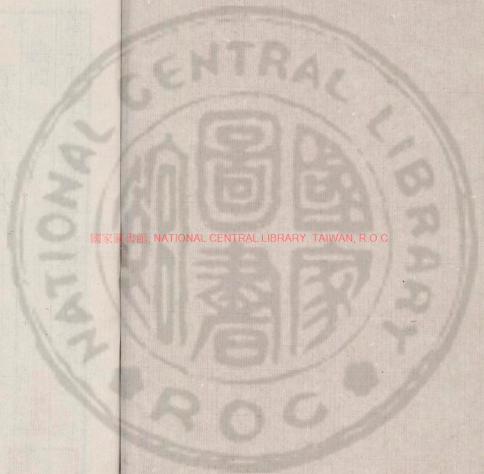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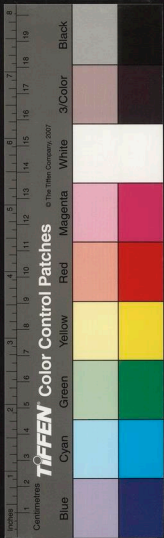




3792867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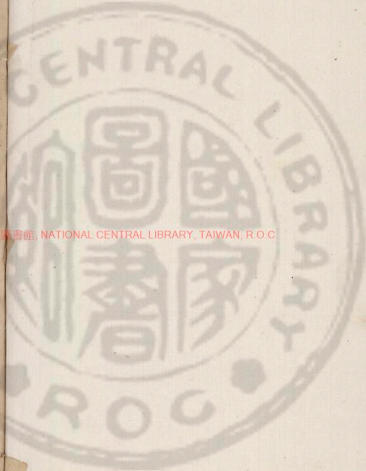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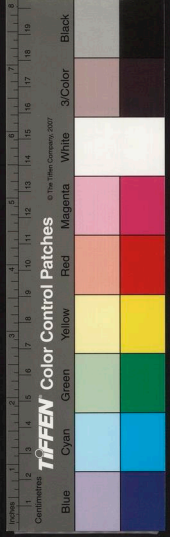
鎮四

晉厲公 悼公

成公三年晉景公會諸侯伐鄭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與皇戍如楚獻捷鄭公孫申帥師疆許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戍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五年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戍故鄭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樂書曰善均從衆夫善  
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七年  
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軍楚師囚鄭公  
鍾儀獻諸晉八月晉與諸侯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  
盟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楚人以重轅求  
鄭鄭伯會楚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  
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  
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景公  
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

歸使人請成於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冬  
同盟於蟲牢鄭服也六年楚子重伐鄭晉樂書救鄭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以  
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樂書書將許之  
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  
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  
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  
者衆或謂樂書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  
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





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子而夕於側反也不知其他  
公語士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  
樂操土風不亡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  
君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  
歸求成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  
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  
使晉必歸君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  
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晉景公使糴茂如楚報公子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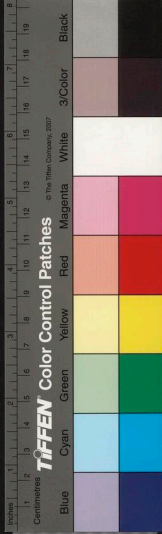
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  
之謀立公子孺鄭人殺孺立髡頑太子班奔許樂書  
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  
以求成焉晉景公有疾夏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  
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脩澤子駟為  
質辛巳鄭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殺公孫申君子曰忠  
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十一年宋華元善  
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書聞楚人既許晉糴茂成而  
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  
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





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禮。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教厲，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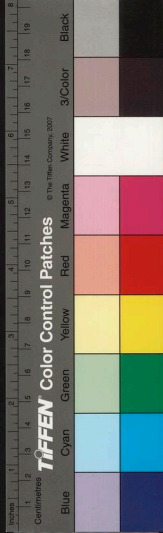
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士燮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書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士燮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士燮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趨進，曰：寒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士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  
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  
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  
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  
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  
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屢卜於先君也徹幕  
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

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木  
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  
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土在  
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sub>䷗</sub>曰南國蹙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郤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囚楚公子夜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示是以不得攝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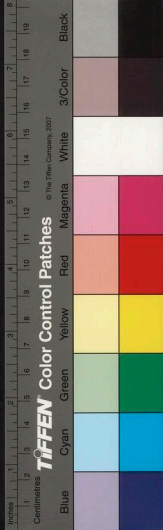
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堅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士燮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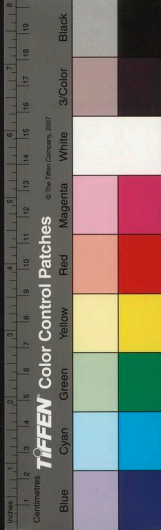
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夏五月  
鄭太子髡頑爲質於楚楚公子成戍鄭公會尹武公  
單襄公及諸侯伐鄭楚子重救鄭諸侯還冬諸侯圍  
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十八年  
樂書荀偃**獲****櫜**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悼公於京  
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悼公曰孤始  
願不及此難及此豈非天平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其  
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  
聽盟而入朝於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隱薄賦歛  
宥罪戾鄴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  
爲卿荀家荀會樂驪韜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  
子弟恭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士會之法右  
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蔦之法樂糾御戎校正屬焉使  
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  
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  
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  
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  
騶屬焉使訓群駒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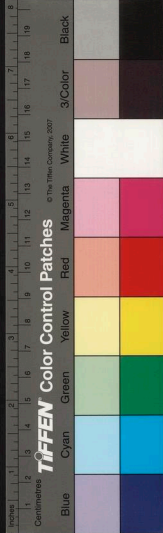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  
謗言所以復霸也宋魚石入於彭城以叛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韜厥爲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師救宋師於靡角  
之谷楚師還諸侯會於虛打謀救宋也襄公元年仲  
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  
者歸寘諸狐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齊太子  
光爲質於晉韜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郕敗其徒  
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鄆以待晉師晉師

自鄭以鄆之師侵楚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  
援楚師救鄭侵宋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  
成公卒諸侯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  
以偪鄭荀瑩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  
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於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  
大夫皆會荀瑩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  
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  
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  
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  
協乃盟夏諸侯同盟於雞澤楚令尹子辛侵欲於小  
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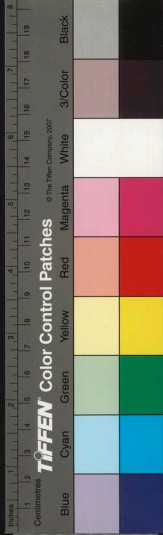
盟楚人以陳叛殺子辛無終子因魏絳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貪不若伐之魏絳曰  
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  
之且夫戎翟荐處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其利一也邊  
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翟事晉四鄰震  
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  
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  
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五年九月盟於戚  
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公子囊爲令尹范宣子匄曰我  
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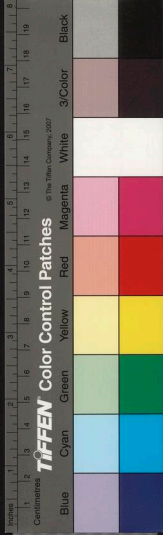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  
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晉會諸侯於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圍陳晉會於鄆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  
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  
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  
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八年春鄭師  
侵蔡獲蔡公子燹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  
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  
遠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  
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  
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  
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  
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  
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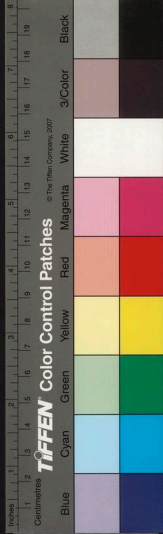
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乎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於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告於晉曰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  
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  
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  
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  
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  
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苟瑩使行人子員

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  
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  
於城下唯君圖之九年秦景公乞師於楚將以伐晉  
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  
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  
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  
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瑩寡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  
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  
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



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  
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  
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盈士  
甸門於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  
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鄆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戊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噐  
脩盛餼糧歸老幼君疾於虎牢肆背圖鄭鄭人恐乃  
行成荀偃曰遂圖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荀盈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於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國公子嘉公孫  
輒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  
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  
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裡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  
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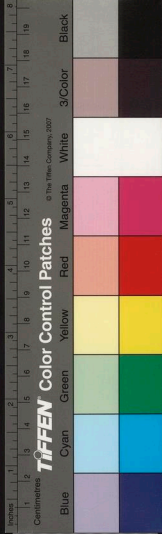
左氏外傳卷八  
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  
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瑩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  
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  
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濟於陰阪侵鄭次於  
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  
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  
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

疆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  
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明不  
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楚莊夫  
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  
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弊更賓以  
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春晉與諸侯會吳子壽夢於柤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圍宋衛侯救宋鄭子展曰必伐  
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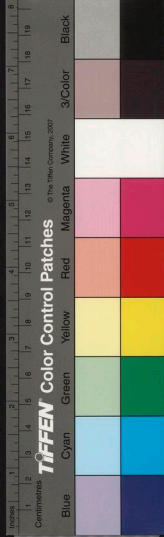
左氏外傳卷八  
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  
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師侵衛楚令  
也諸侯伐鄭師於牛首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楚  
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  
師不退知營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  
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  
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  
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  
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  
欲伐鄭師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  
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  
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  
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  
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  
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  
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  
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圍鄭  
觀兵於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於亳士甸曰不慎  
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蓋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各山各川  
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踏其國家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諸  
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  
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於

蕭魚救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掠鄭人賂晉  
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  
兵車百乘歌鍾貳肆及其鐻磬女樂二八鄭人使良  
霄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  
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楚人執之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  
鄭也十三年楚共王卒康王立十四年春諸侯之大  
夫會吳子諸樊於向爲吳謀楚故也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





匏有苦葉，敝舟向退，而具舟魯人，苦人先濟，鄭子驕見  
衛北官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  
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  
從之。至於楫林，不獲成焉。荀偃命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  
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  
伯乎？絳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  
所以待夫子也。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黶曰：此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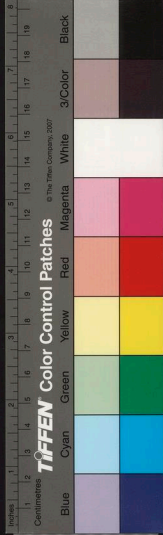
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  
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  
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  
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  
汰乎？對曰：然。欒黶汰，霍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  
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  
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  
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十五年，晉悼公卒，子平公立。



晉平公楚靈公

襄公十八年齊靈公數伐魯中行獻子偃將伐齊慶  
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  
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  
平公會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伐齊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  
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句告  
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  
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

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  
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右僞以旃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大夫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  
其遁叔向告平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  
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



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袞顧曰爲私  
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亦舍兵  
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  
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  
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鞞起以上軍圍盧弗  
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  
其御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檜以爲公琴已  
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士蒯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  
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閭齊侯駕將走郟棠太

子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  
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  
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十九年平公先  
歸公享晉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瘡疽生瘍於頭濟河病目出大  
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荀可二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士句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欒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平乃復  
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賧受舍





士甸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范宣子甸爲政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宿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先是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令尹子庚子庚弗許楚康王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

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薦子馮帥銳師侵費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蠡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二十年，夏，諸侯盟於澶淵，齊成也。是時，齊靈公卒，莊公立。二十二年，晉徵朝於鄭，子產辭焉。秋，晉以欒盈之難，會諸侯於商任，又會於沙隨。錮欒氏也。欒盈奔齊，自齊入曲沃，齊侯伐晉，晉人殺欒盈於曲沃。二十三年，齊莊公伐衛，自衛將遂伐晉，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郟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二十四年，十月，爲政，諸

侯之幣重于產，寓書以規之，乃輕幣。齊莊公旣伐晉，而懼使陳無宇乞師於楚，晉會諸侯於夷儀，將伐齊，以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諸侯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公孫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大於外，旣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曹於欒而曹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旣免，復踞轉而鼓



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  
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師還二十五年  
崔杼弑莊公平公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齊人以莊公說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平公以  
宗器樂器平公許之秋七月諸侯盟於重丘齊成也  
趙武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二十六年秦伯  
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  
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  
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朱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  
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  
侈能無卑乎城郊之歲齊大夫烏餘以廩立奔晉襲  
衛羊角取之遂襲魯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  
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士匄卒諸  
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武言於晉  
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  
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平公使





往二十七年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  
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  
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  
於諸大夫韓宣子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  
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  
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恒曰晉楚許之我焉  
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  
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戊  
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  
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  
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  
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  
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  
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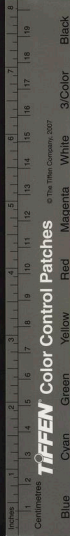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黑肱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苟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墜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  
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  
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  
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  
蕪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  
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  
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  
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以與爭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二十八年九月鄭游吉如晉告朝於楚以

從來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  
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  
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  
宥其罪矣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  
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矣請其不足行其  
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獨其  
禍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





左丘明春秋左傳卷八  
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孫昭伯  
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迺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  
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  
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  
盟禮也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  
人使公孫馯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祿則布幣也乃  
使巫以桃刻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爲

宋災晉趙武會叔孫豹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  
鄭罕虎及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  
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  
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請墮聽命令尹命  
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  
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  
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



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散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  
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  
乙未入逆而出遂會諸侯於囂尋宋之盟也祁午謂  
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  
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許晉而駕馭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於師徒不頓  
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  
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

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  
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穠是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  
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  
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  
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是年楚圍弒其君郟敖而自立是爲靈王四  
年楚使椒舉求諸侯於晉晉許之夏諸侯如楚魯衛  
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



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  
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  
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  
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  
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  
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  
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  
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徐子吳出也以爲  
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  
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  
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  
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  
曰吾不患楚矣汰而侈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  
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蔡陳許頌胡沈淮夷伐吳圍朱方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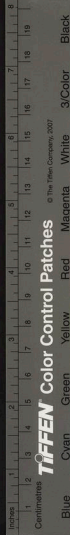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左氏外傳卷八  
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  
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襯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  
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  
焚其襯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闞章  
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  
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五  
年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太叔勞諸索  
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  
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

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  
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  
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辱  
韓起遂啓疆諫之乃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  
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六年鄭鑄刑書叔  
向詒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  
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晉境平公將亦  
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襄若何効辟詩曰爾之教矣民  
胥傲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





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  
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  
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力盡而撤之是以無極不可浹振楚師在蔡晉荀吳  
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  
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秘  
會於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  
能救蔡也蔡小而不服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  
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  
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矣晉人使狐父請

蔡於楚弗許十二年晉昭公以齊景公晏荀吳相按  
壺晉侯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  
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士文伯謂荀吳曰子失辭吾  
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  
弗來矣荀吳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  
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  
出十三年楚靈王弑平王棄疾立晉昭公既成虜祁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  
威乃並徵會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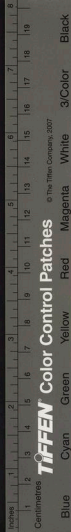
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  
魯人懼聽命同盟於平丘齊服也是盟也子產爭承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  
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  
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  
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魯君不  
與盟晉人執季孫如意而歸之子服惠伯私於荀吳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

與大賞共伐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齒之諺云臣一  
主二吾豈無大國荀吳告韓宣子起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十六年晉  
昭公卒子頃公立魯昭公自晉歸子服昭伯語季平  
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疆而奢傲  
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三十年晉頃公卒  
定公立六卿益強定公七年齊侯鄭伯盟於鹹微會  
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比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爲盟於瑣八年齊  
國夏高張伐魯西鄙晉士鞅趙鞅救魯魯會晉師於



左傳如左卷八  
五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  
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  
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鞅涉佗按衛侯之手及  
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  
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靈公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諾語之且  
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  
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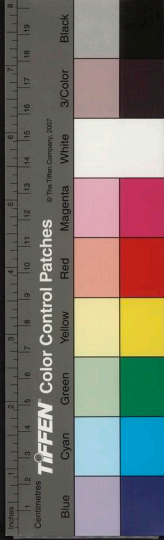
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  
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  
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  
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九年秋齊  
景公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霽  
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  
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  
登書歛甲曰襄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  
驂之靳車中晉車千乘在申卒衛侯將如五氏卜過





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襍媚杏  
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誓幘  
而衣貍裘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貍子公賞  
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  
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  
哭之親推之三十二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荀

實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十四年冬十二月晉人敗  
范中行氏之師於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八

鎮五

吳闔廬

成公七年晉申公巫臣使於吳乃通吳於晉馬陵之  
會吳入州來用巫臣之謀也十五年晉與諸侯會吳  
子壽夢於鍾離襄公十二年壽夢卒子諸樊立十三  
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  
公子黨十四年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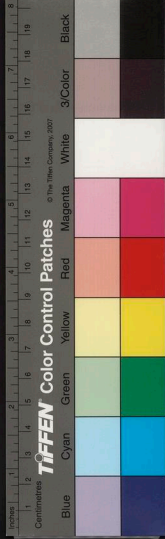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八

鎮五

吳闔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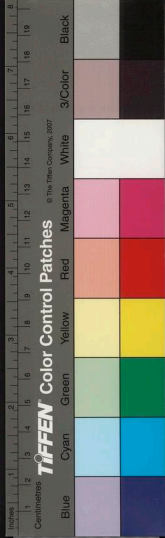
成公七年晉申公巫臣使於吳乃通吳於晉馬陵之  
會吳入州來用巫臣之謀也十五年晉與諸侯會吳  
子壽夢於鍾離襄公十二年壽夢卒子諸樊立十三  
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  
公子黨十四年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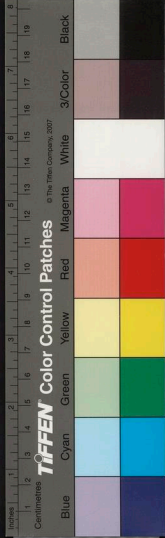
左傳卷九  
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亓穀。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鳩舒人叛楚。二十五年，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以其私卒。

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楚城舒鳩。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弟餘祭立，使季札聘於上國。二十九年，餘祭弒夷昧立。三十一年，夷昧使巫臣子屈孺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乎？今嗣君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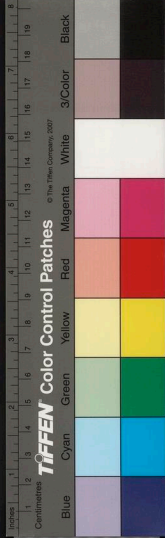
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爲令尹上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故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師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摧心矣諸侯垂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脩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鴉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吳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十月甲申吳太子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噐以歸楚司馬遂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遂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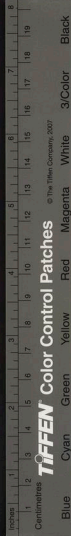
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溼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脩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脩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二十六年楚平王卒子昭王立二十七年公子光弑王僚而自立是爲闔廬三十年吳子問於伍員曰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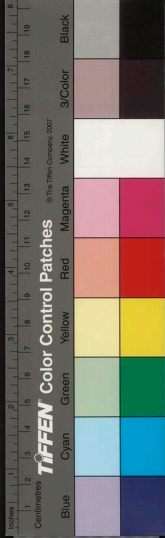
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  
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  
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  
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二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  
楚於是乎始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  
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  
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  
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  
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

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  
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  
日日始有譴火勝金故弗克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  
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  
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  
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  
獲楚子繁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沈  
人不曾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蔡滅沈楚爲沈故圖  
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  
出伯州犂之孫歸爲吳太宰以謀楚伍員言於闔閭



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闔閭聽之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蔡侯因之以其子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  
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  
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  
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  
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  
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壘澁。五戰及郢。囊瓦奔陳。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二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己句卑布裳。劉而畏之。滅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法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於以背。

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於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疆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  
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  
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  
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  
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  
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  
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  
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

告急曰夷德無狀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  
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  
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  
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遂射於柏舉其子帥奔  
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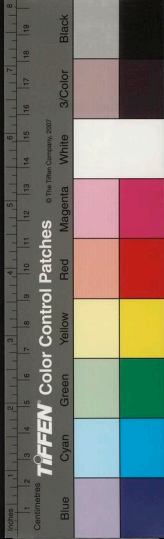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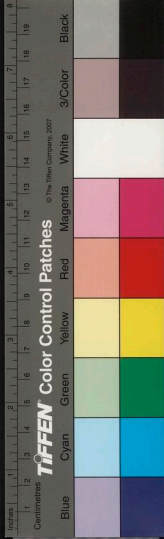
九月夫桀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十月楚子入於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則必歸焉能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亶涉

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鍾建鬪巢申包胥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左傳卷九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過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六年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二帥楚國大傷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哀公六年吳伐陳楚子師於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公子

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淮睢潼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





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  
有此異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  
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吳夫差 越勾踐

昭公四年冬十月吳夷昧伐楚入棘櫟麻楚東鄙三邑  
以報朱方之後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即今夏口五年  
冬十月楚靈王以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後遠射以繁揚之師會  
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會楚子於瓊常壽過得徐人越驟強也  
三十二年夏五月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晉大夫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存忘之數不過三組歲星三

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定公

五年夏五月越入吳吳在楚也十四年夏五月吳

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吳郡嘉興縣勾踐患吳

之整也使死士再會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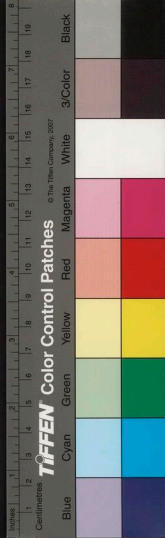
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

不敢逃相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

伐之大敗之越大夫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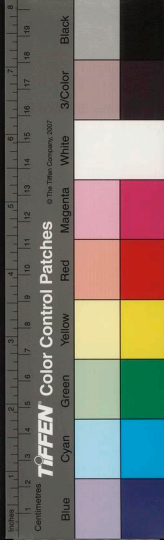
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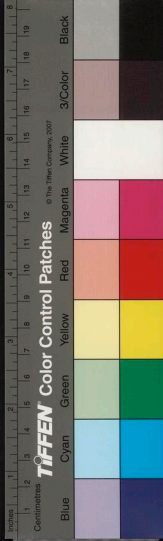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吳郡太湖中山報槁李也遂入越越  
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  
如茲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  
夏后相后緝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  
爲仍牧正甚澆能滅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  
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  
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

戈復禹之積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親不棄勞熱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  
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  
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  
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  
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  
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  
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  
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



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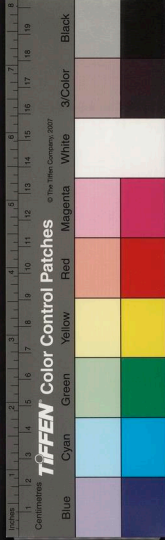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噐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蓄瀉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七年夏公會吳於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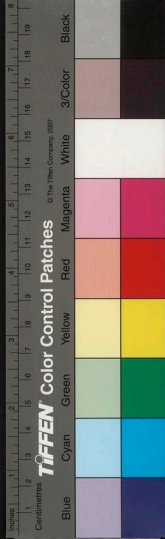
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食而棄禮以大國懼  
敝邑故敝邑十一勞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  
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以爲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  
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  
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夫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  
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  
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  
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餼豈

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  
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  
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  
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  
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  
茅夷鴻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  
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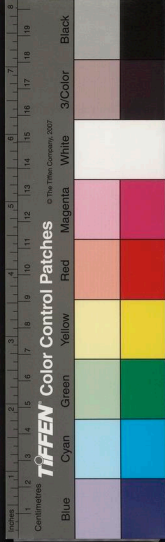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來帛乘常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道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不狃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孟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



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柝朱鉏獻於玉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處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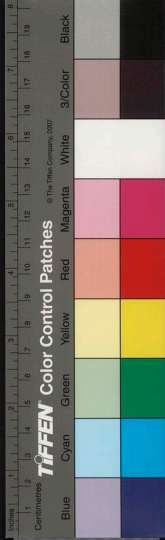
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景伯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九年齊悼公乞師於吳以伐魯既與魯平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於郕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吳城刊溝通江淮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十一年齊國夏帥師伐魯戰於郊齊師





敗績夏爲郟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玉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偃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得志宗樓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殲陳子選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茲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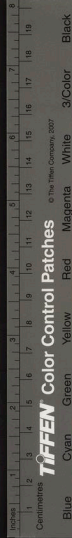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韋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





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夫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僂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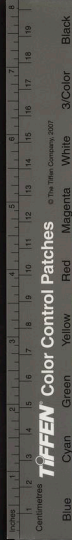
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

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纒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



左氏春秋卷九  
三十一  
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二十二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圖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圖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尊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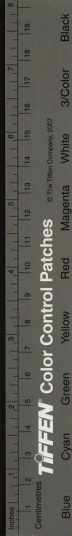
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鞅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二年冬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



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終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溢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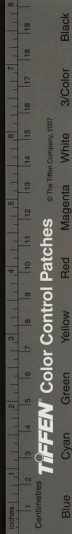
乃能事君乃溢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薨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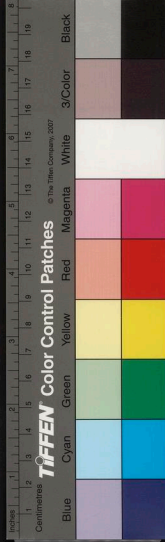
左氏春秋卷九  
三十一  
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以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輒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

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妻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王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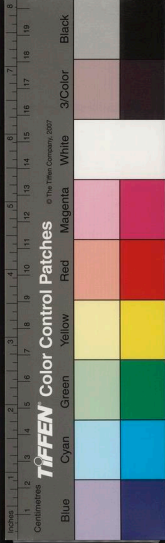
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我攻而勝之吾能  
活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  
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  
太宰詔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  
太宰詔曰詔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  
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王曰蠡爲我守於國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  
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  
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

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  
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  
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  
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  
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庫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  
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  
撫民保教以湏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  
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  
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稔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



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  
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靈  
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因人聖人因天  
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  
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  
聲彰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今大夫種爲之句踐  
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  
執讐是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  
寡人請更於是塋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  
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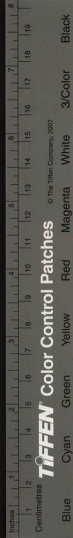
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  
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寇東至於鄞西至於姑  
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  
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就下也今寡人不能  
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  
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  
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  
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豕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  
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  
其政必哭泣埋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病貧苦





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勵  
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旬踐載稱與脂於  
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鋪也無不歡也必問  
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  
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四年王召范蠡  
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  
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  
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  
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  
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者不成反受其殃失德

滅名不走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母早圖夫吳君  
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  
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  
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  
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  
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  
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  
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



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稱  
蠶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  
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  
言人事而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而子應我以  
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  
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  
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  
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戈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  
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  
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

殛王姑待之至於玄

九月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

有之曰鮠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蠡對曰

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

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范蠡

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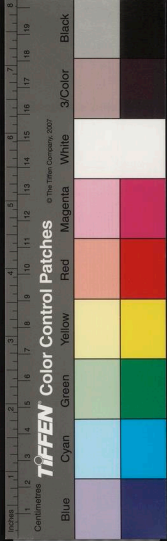
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

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

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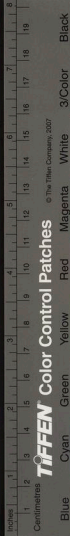
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

察用人無執性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



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  
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  
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  
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陣  
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  
周旋無窅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  
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  
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  
今罷師而不戒以忘志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  
於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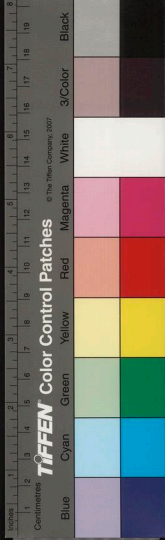
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天占旣乖人事又  
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  
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  
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  
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  
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  
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  
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  
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  
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





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  
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  
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  
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  
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疾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  
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  
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

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  
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  
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哉蔑以加矣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  
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  
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  
以發大討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  
不道求盛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  
之徵天之戮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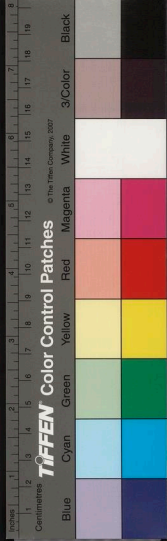
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  
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  
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  
大夫苦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  
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  
戰乎王曰可矣王命有司太令於國曰苟任戮者皆  
造於國門之外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  
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離曰昔者之  
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

知耻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  
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  
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  
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  
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  
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  
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  
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  
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  
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乃令於



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皆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歸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歸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

於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





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餼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衝枚沂江五里以湏亦令右軍衝枚踰江五里以湏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湏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衝枚潛涉不鼓不謀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浚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敕不敕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



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  
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  
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  
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  
早朝而晏罷者非吳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  
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  
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  
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袍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  
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  
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

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  
吳稱蠶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  
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  
海之陂電鼉魚鼈之與處而鼉鼉之同階余雖醜然  
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雄  
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雄請反辭  
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  
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  
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



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  
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  
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  
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  
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  
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  
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爲范  
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  
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范蠡之地者  
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齊魯

戰

齊魯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  
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  
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  
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  
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  
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





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  
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  
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  
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  
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  
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  
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鑄范  
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  
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范蠡之地者  
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齊魯

戰

齊魯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  
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  
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  
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  
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  
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



左氏如來卷十  
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  
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  
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夏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  
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昭公二十六年齊景公將納昭公使公子鉏帥師從  
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  
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

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

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獸衆魯

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車

從野洩射之中楯瓦繇胸

過車

汰斬擊車

七入者三

寸七矢野洩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駮戾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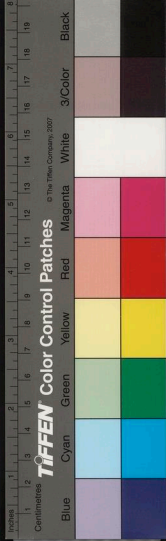
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

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

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

之季氏之臣冉豎射陳子疆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

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



乃允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允之魯林雍羞爲顏鳴  
右下齊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  
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音蒼一而乘於他車以歸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定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  
弱弓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  
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斃二月公侵齊攻廩  
丘之邾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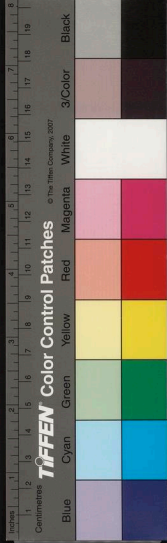
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  
而無繼僞顏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  
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哀公十一年齊國書  
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君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  
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  
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  
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洩爲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湏也弱有子曰就用命  
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  
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入  
昭公  
爲子公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  
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

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  
從之陳榷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殲抽矢策其  
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  
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  
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  
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務人與其篋僅汪錡  
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昭公十  
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陳書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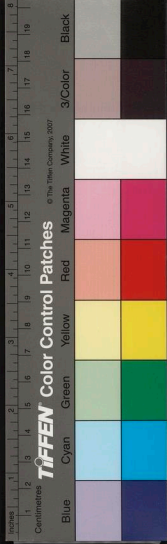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陳書書使師直繩而登登者六十人繩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晉

僖公二年晉侯將伐豳士蒍曰不可豳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貧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旣而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豳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豳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豳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豳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豳滅下陽五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豳宮之奇諫弗聽復許晉晉圍下陽滅豳豳公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荀息取璧與馬而歸於公公曰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



已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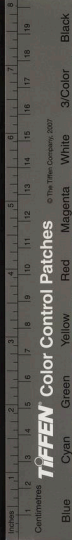
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  
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  
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  
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  
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  
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

士句怒投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伐偃陽  
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遣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率

帥老夫以至於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  
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  
乎取之五月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  
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媿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  
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以  
偃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内  
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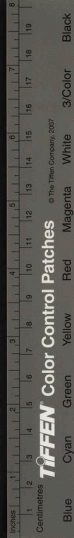
爲石生秦丕茲事仲尼

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怒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庶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遽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

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不戮一人以鼓子葢鞮歸

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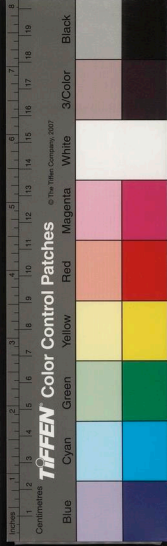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後請羸師  
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  
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  
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  
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  
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  
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  
隨不會使遂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  
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冠也少師謂隨

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  
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  
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  
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  
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  
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鄢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  
及巴行人楚子使遂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  
廉帥師及巴師圍鄢鄧養甥甥帥師救鄢三逐巴



師不克闕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  
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十一年楚莫敖屈瑕將盟貳軫鄧人軍於蒲騷將與  
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闕廉曰鄧人軍其郊必  
不誠且曰虞四邑之卒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  
以銳師宵加於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闕志若  
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  
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  
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  
鄧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

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

則寡謀請無扞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明日絞人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取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

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人謀之三廵數之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

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

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





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  
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  
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  
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馱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  
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群帥  
因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春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

牙戰也

以伐隨將

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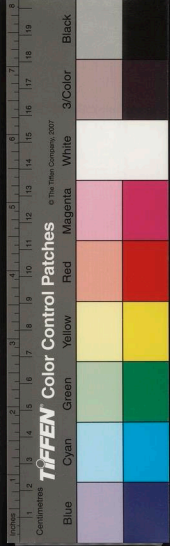
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

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闔郗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  
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  
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驪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  
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  
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  
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



侯曰吾媵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  
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  
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  
息以息媵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  
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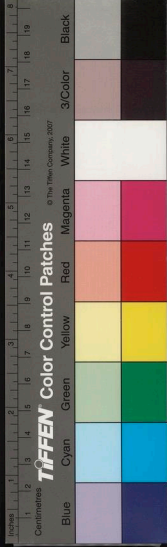
僖公廿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  
楚又何祀焉楚滅夔以夔子歸

衛

僖公廿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廿五年衛人伐邢禮  
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燬城邢

鄭

隱公六年鄭人侵衛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仲原繁  
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  
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入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桓公五年王奪  
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



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左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聞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緡葛命二拒曰旡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仲勞王且問左右

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教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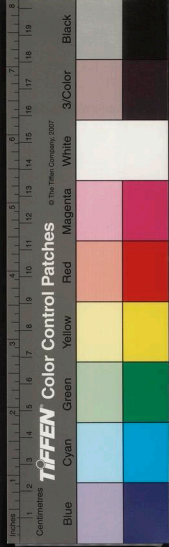




巡功城者諶曰睥其目儲其腹棄甲而獲于思于思  
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  
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舟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  
其口衆我寡

襄公廿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  
刊鄭人怨之鄭子辰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  
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投公車公  
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于  
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禦諸門陳侯使賂以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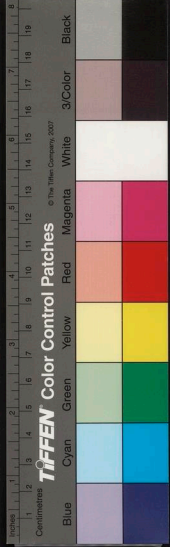
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  
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  
祝社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戒

隱公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軍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聃逐之衰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文公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莊叔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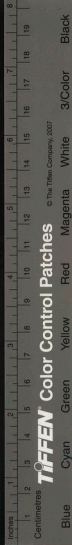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  
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克石公子  
穀生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獲長狄綠  
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前賞彫班使食其  
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  
之二年鄭瞞伐齊王子成父獲其第榮如埋其首於  
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爲右以敗狄  
於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  
而已無速衆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

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荀  
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  
殷此類之謂也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十一年  
晉卻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殺遂服於晉  
秋會於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  
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十五年潞  
子嬰見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  
三雋才不如此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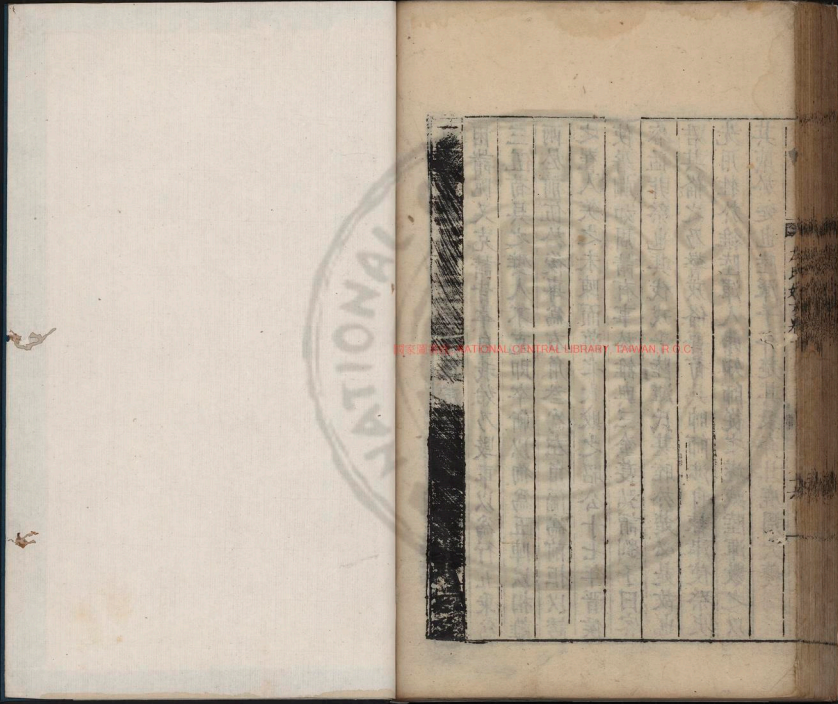


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也者酒三也棄仲章而奪黎氏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君目五也枯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之盡在狄矣晉侯從之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以潞子嬰兒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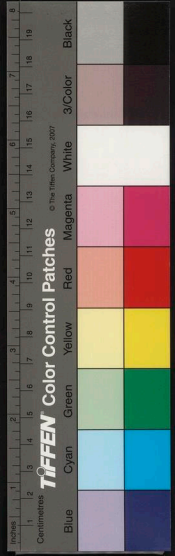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

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五荀吳之嬖人不克即卒斬以狗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太敗之昭公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俗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其鹿周大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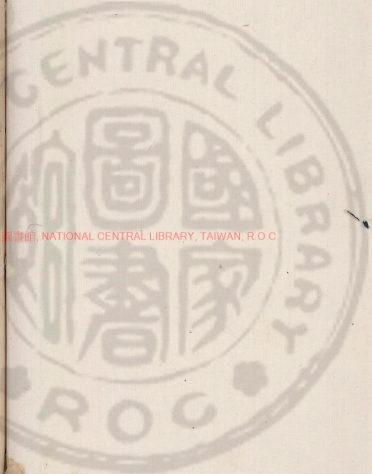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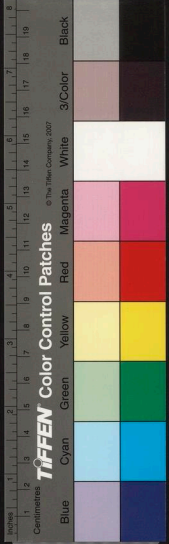
名臣

晏平仲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公  
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  
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  
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  
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  
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  
弗能久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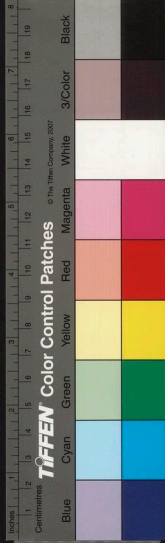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慶封弑莊公晏子枕公股而哭之崔杼立景公元年慶封與崔杼有郤崔杼自殺三年田釁鮑高共攻慶封慶封出奔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晉人許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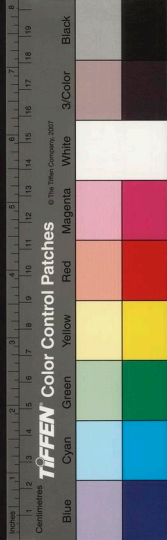
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監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喫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虜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初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蹶塵不可以居諸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





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  
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  
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六年陳鮑攻欒高  
氏二十六年公疥遂疔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梁丘據與齊欸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噐以辭賓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公曰  
據與欸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穰是語  
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  
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



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始尤以西其人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之詛若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  
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田於沛既還晏  
子侍於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  
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肉魚輝之以薪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有否焉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聚以成其遺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顧  
忌不思誇讒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  
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  
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  
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  
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  
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  
嗣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官室日更淫  
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



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戒既平醞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  
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  
物五聲六律七音八歌九風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  
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  
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  
可也如是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  
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

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  
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  
十有二年有彗見於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深  
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第星將出彗星何懼乎  
公曰禳之若何對曰無益也而祇取誣焉天道不誦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  
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今怨者已衆而  
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怨乎時越石父賢在縲絏  
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駟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  
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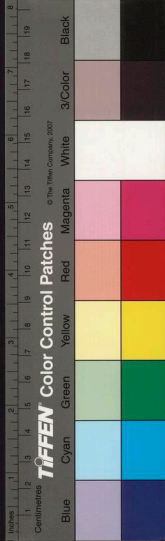


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諄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繯緘之中彼不  
知我也夫子旣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  
禮固不如在繯緘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  
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闚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耻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  
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  
卒有子曰圍

公孫僑

鄭公孫僑字子產簡公元年鄭人欲媚於晉使子產

之父子國及子耳侵蔡獲蔡公子變鄭人皆喜子產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  
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sub>由</sub>五年  
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  
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三年盜殺子國子產攻盜殺之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  
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十二年子產始  
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  
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  
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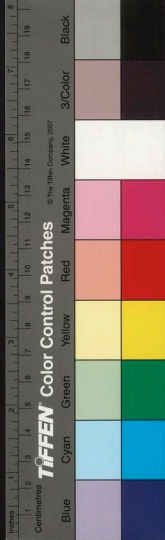
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罷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  
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  
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  
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  
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  
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耻大姬天誘其襄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  
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甸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後文公  
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  
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  
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初晉侯筭程鄭使佐下軍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子羽不能對歸以語宗蔑然明然明日是將死矣不



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  
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  
有亡憂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程鄭卒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  
日吾見蒞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  
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  
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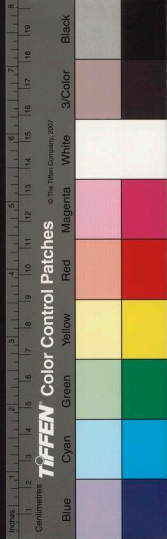
以兩禮也臣之位在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  
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十九年楚人及秦人  
侵鄭印董父與皇頡戊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  
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爲國秦不其然  
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二十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  
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憂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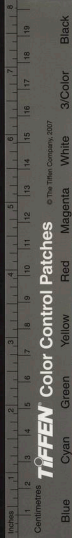
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於是楚師入於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六月如陳蒞盟是年駟帶殺良霄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

十四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畫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句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最**退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悼勤勞士甸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甸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君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君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然明日菴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  
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  
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攘崩僑  
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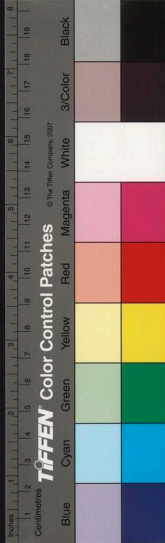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  
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楚令尹公子圍來聘且娶  
於公孫段氏子產使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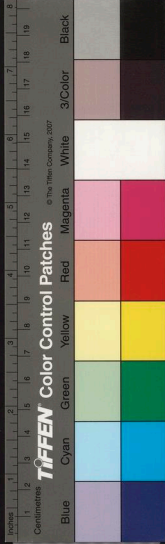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從容者請墮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眈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圖布几筵告於共公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眈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菽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是年公孫黑與

公孫楚鬪子產放公孫楚於吳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沈臺駘爲問子產對之辭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欒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子產殺公孫黑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旣享子產乃其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夏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遂合諸侯會於申子產相鄭伯先在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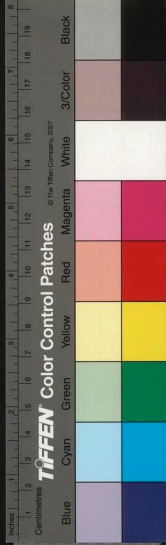
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向  
戊與子產向戊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向戊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萬  
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或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  
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  
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  
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

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聘於晉晉侯  
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送客私問焉對曰以  
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  
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先是鄭伯如晉公孫段伯石相甚  
敬而卑禮無遺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  
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  
拜稽首受策以出初州縣繅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  
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吉縣也二宣



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  
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  
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  
退二子之言義也遠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  
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  
焉有言州必死豈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  
子爲之請爲其復取之之故公孫段旣死子產爲段  
子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產曰古人有言  
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  
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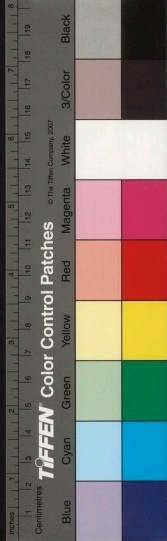
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豈氏受其大討吾子  
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豈氏也敢以爲請宣子  
受之晉之莖平公也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  
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  
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旣莖  
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  
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三十六年簡公卒定公元年晉會諸侯於平丘  
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帷幕九張行子太叔  
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旣而尋盟





晉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筵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晉人許之晉韜宣子來聘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韜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韜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日爾無我叛我無疆賈母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

以好來虜謂敝邑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日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藉手以拜六年子產爲鄭火故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蒐庭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









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  
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  
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  
遂受之而退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  
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力亦鮑叔左右之也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  
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屢困  
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  
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

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  
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  
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也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爲寡人壽  
乎鮑叔牙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  
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  
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  
之社稷必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  
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  
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



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公卒。委政。易牙豎刁開方而齊遂亂。

### 鬬子文

楚鬬子文伯比子初若敖娶於邳生伯比。若敖卒。伯比從母畜於邳。通於邳子之女生子文。邳夫人使棄諸薳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薳。故命之曰鬬穀於薳。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

年。子文帥師滅弦。方是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桓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



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勿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

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鬬能爲令尹越椒與鬻賈譖鬬能殺之而居其位旣又惡鬻賈復殺之遂處於桑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於臯澣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政命曰生其子孫當昭





王時爲郟公

采喜

宋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衍之後也平公五年華羽與樂轡子蕩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羽於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時爲司城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宋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緆使備水甞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

**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

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端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龙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徹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初鄭弒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裝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子罕以堵女父尉翻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悲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  
易淫樂之媵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  
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  
罕宣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阜  
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  
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誓實興我汶邑中之  
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耜以行築者而拱其禾

免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  
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  
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及向戌之議  
偃兵也旣會諸侯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  
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戒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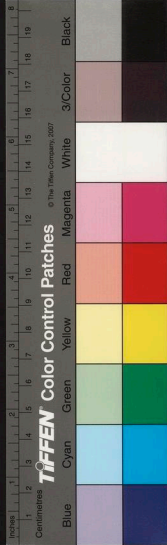


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 范蠡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

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比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







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也。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第。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

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弟事。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季札

季札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

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憂欲立之季札讓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具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第餘祭欲傳於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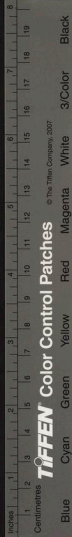
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其後穆子有豎牛之禍

請觀周樂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感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林父逐君出奔在戚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在

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札初使過徐徐君好札劔弗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劔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第餘昧立既餘昧卒又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諸樊之子光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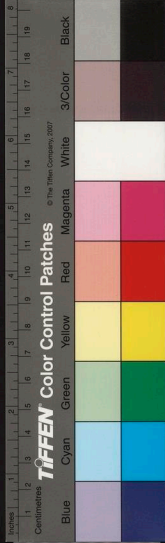
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弑條而自立是爲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子臧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之庶子也魯成公十三年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

子臧使子臧

逆宣公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以其後之勞請俟他年冬曹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亦將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請於晉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



子是夫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子名會二年會以事忤公遂出次於鄴以待公命公父而不召遂自鄴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鄴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介子推

晉介子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爲公子出亡從者

五人旣歸而即位群臣多自以爲功推竊耻之文公之元年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遊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推從在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文公新立周宣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告急於晉文公方發兵是以賞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





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  
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  
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  
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上天四  
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  
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  
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繇上山  
中封之以爲介推田號介山日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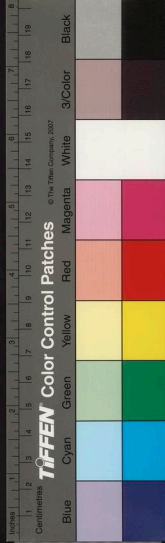
柳下惠

魯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爲士師三黜  
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  
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  
喜犒師受命於禽以往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  
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歲



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  
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  
恐齊侯乃還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  
與之齊侯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  
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  
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  
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徃文公六年大事於太廟於是  
夏父弗忌爲宗伯將躋僖公於閔公上焉宗有司諫

曰非昭穆也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  
爲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  
世之長幼而等胃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  
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  
恐其或踰也今將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  
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  
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  
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  
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  
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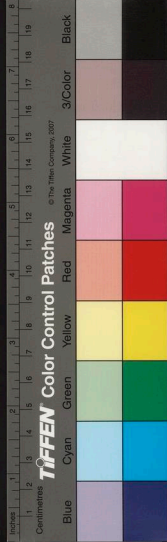


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時臧文仲爲政於魯知下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譏文仲爲竊位云初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知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

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間哉乃下世兮庶幾還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爲誄云

### 子貢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善爲說辭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





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  
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  
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  
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  
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  
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  
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  
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  
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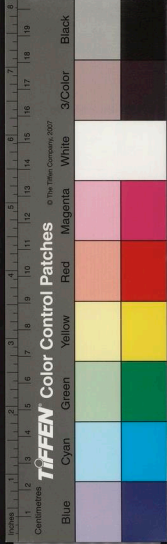
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  
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  
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  
兵無伐臣請徃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  
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  
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  
乘之齊而移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  
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  
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





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怒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萃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應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

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陞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蔽罷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





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  
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  
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  
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  
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  
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一

運餘末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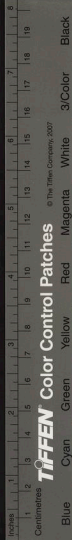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二

禮樂

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  
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過則書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  
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  
望可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十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  
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  
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  
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  
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  
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  
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一

運餘末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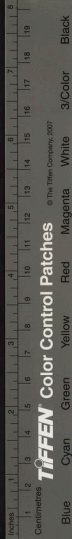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二

禮樂

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  
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過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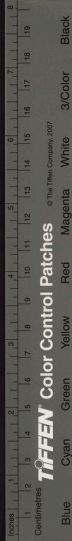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  
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  
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  
望可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十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蟄啓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  
也  
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  
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  
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朔棄時政  
也何以爲民

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  
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  
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  
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文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  
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  
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





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薨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又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右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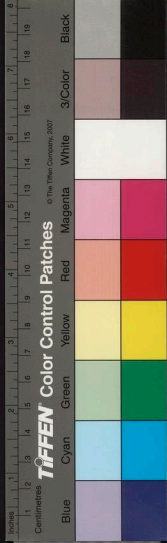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薨於小寢即安也文公

二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棹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昭公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



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塤弗毀則日中而塤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塤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襄公十有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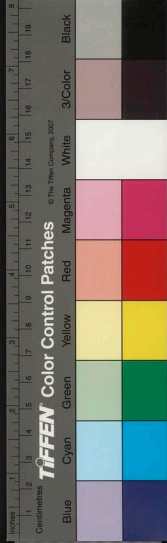
僖公四年許穆公卒於師塋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

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袞歛

僖公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塋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



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可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俊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後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

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魯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襄公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縶斬首經帶杖菅屨食齋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右喪禮

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幣於社。伐鼓於朝。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肯不鼓。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

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緦。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

昭公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暨射有事於桑山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  
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  
爲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  
覲焉禱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  
乃止

公

年宋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  
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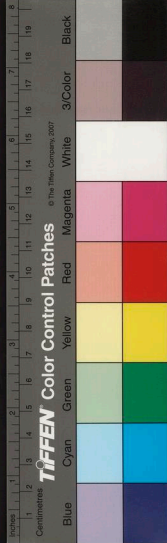
潒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  
遂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  
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郟正出馬  
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守令司官巷  
伯儆官一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  
庚於西門之外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鄭之未災也里析  
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  
火里析死矣未塋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



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  
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  
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  
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  
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  
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禳火於玄真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  
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  
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哀公三年司繹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

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庞女而不  
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  
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  
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  
以俊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  
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車立於象魏之外命  
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蒧象魏曰舊章不可  
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於是乎  
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桓僖  
而廟不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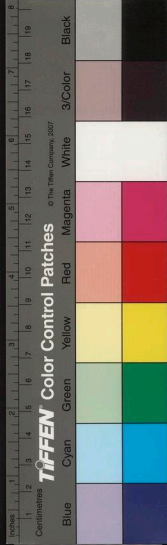




襄公三十年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  
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襄公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  
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  
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  
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  
不令昭公五年令中軍甲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  
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襄公十九年諸侯同圍齊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  
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  
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  
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  
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  
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成公九年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  
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莊公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



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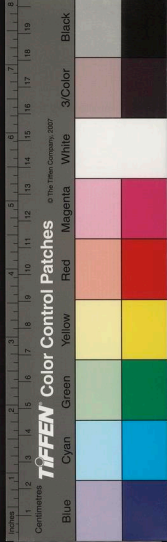
右軍禮

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各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士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

之禮也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覲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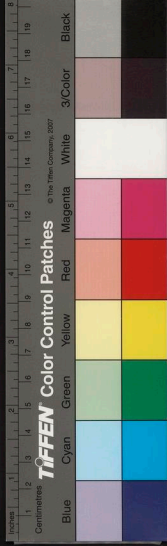
定公十年夾谷之會齊侯將饗孔子謂梁丘據曰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用稅稗也用稅稗君辱棄禮各惡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隱公七年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  
之禮經

成公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  
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  
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  
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  
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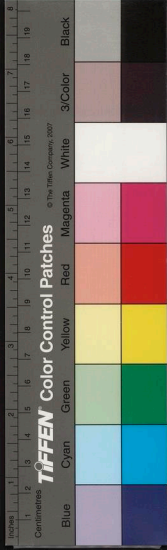
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  
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  
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  
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  
三三拜韞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  
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  
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  
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  
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  
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昭公十七年秋鄒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鄒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  
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  
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  
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  
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  
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  
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  
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  
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  
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右賓禮  
桓公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上  
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  
婦對曰各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  
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  
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  
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各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  
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  
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  
同物命之曰同

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  
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  
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  
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  
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文公四年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莊公二十四年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隱公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右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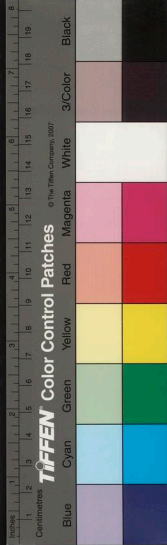
昭公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罷也天子省風以作樂罷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





窕大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

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



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籥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武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

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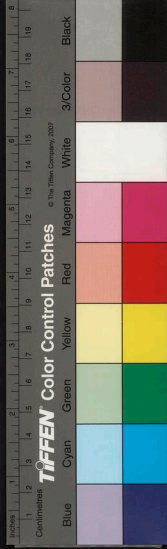
方技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既而宋鄭果饑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

祭

其衝鴉火鶉尾

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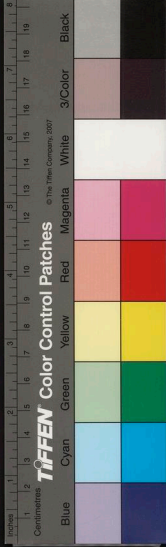
昭卒

昭公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  
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  
事乎既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湏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  
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  
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  
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  
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

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  
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  
星爲大水水火之牲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  
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  
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  
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來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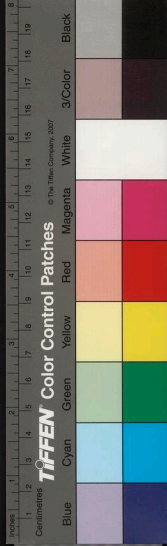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  
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





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  
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  
減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  
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  
宿卒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  
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彌蔡有大喪叔孫昭子  
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自是皆如  
其言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  
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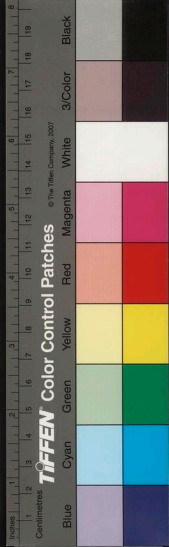
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  
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  
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先是楚靈王成章華臺召諸  
侯而落之昭公將行慶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  
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  
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  
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



聞之火伏而後藝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襄公三十年宋災晉侯問於士蒞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昭公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其知之矣昭公八年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



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遺命舜重  
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  
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灾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  
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  
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  
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鴟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  
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昭公十年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

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  
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

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

是以譏之

邑姜齊太公女晉康叔母古婺女爲既嫁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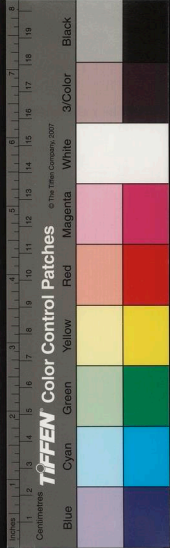
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言於子

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

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

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  
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





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公

年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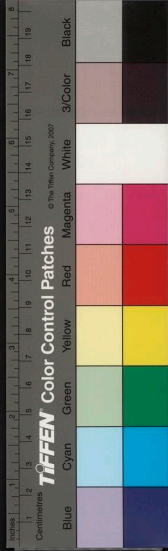
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

職貢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

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積如之

右占候

哀公九年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遘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於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各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sub>䷊</sub>之需<sub>䷄</sub>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





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鄭初右司馬公孫寧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公孫寧吳由於遠固敗巴師於鄭故封寧於柝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楚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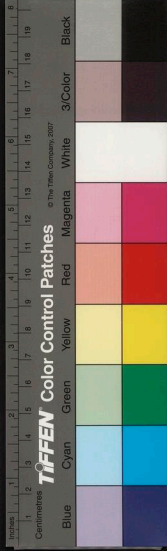
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襄公九年成公之母穆姜薨於東宮初穆姜淫叔孫僑如欲廢成公已而僑如出奔穆姜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  
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效不可謂  
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  
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僖公二十四年秦伯召晉公子重耳於楚公子親筮  
之曰尚有晉國得貞也  悔豫  皆八也筮史  
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  
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  
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  
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

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  
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  
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  
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  
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  
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  
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  
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  
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惠公卒秦  
伯納公子及河董因迎公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  
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  
也歲在大火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  
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  
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  
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  
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  
之君無懼矣公入即位於武宮

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  
孔成子慶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

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  
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後嬖始生子  
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  
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  
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  
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  
矣孟非人也将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  
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  
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  
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



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右十

公

年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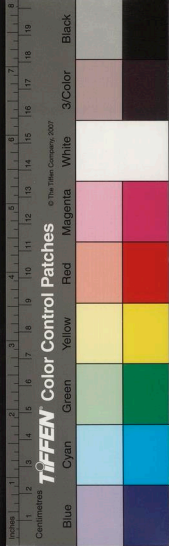
立於西阿公惧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  
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  
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  
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號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  
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  
國襲焉曰服小國救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  
是以逐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鑿而益  
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誅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

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  
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起逆客私焉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  
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之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  
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  
方鼎

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將如晉夢太子樂即位於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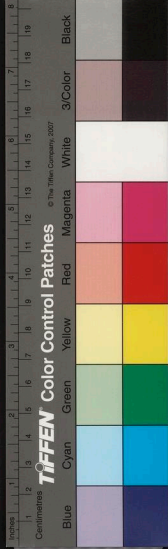


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楯柝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祗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卒於曲棘。

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未有立焉。公遊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立啓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得慶

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慶美，必立。皇非我使，猶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霍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宣公三年，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





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右夢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子二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忘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昭公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於戚視下言徐叔尚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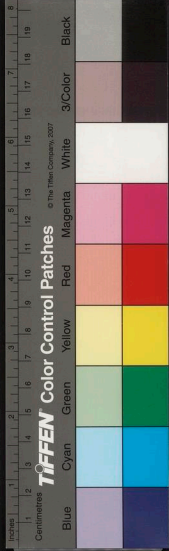
右相

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




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  
至公憂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君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  
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  
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  
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  
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  
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昭公元年晉平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  
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  
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惰  
埶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  
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惰  
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  
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  
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



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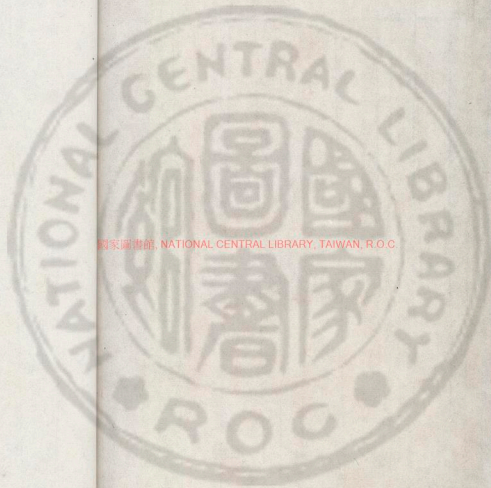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  
 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  
 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  
 寵祿任其大節有留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  
 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  
 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  
 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  
 風落山謂之蠱  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  
 禮而歸之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